

# 孔孟治兵語錄

「我戰則克。」

——孔子

「仁者無敵。」

——孟子

# 孔孟治兵語錄

趙尺子選註

## 目 次

自序

### 第一編 孔子治兵語錄

第一章 國策	一
第二章 士德	八
第三章 統馭	二三
第四章 訓練	三〇
第五章 作戰	三五

### 第二編 孟子治兵語錄

第一章 國策	四〇
第二章 總動員	五二

第三章	心理作戰	六七
第四章	士德	八四
第五章	統馭	九五
第六章	戰史	九七

# 自序

## 一 「軍人楷模」——孔子

三十九年 總統講演「軍人魂」。爲了鑄造現代及今後千百代的中國「軍人魂」，我們必須由歷史上找出一位「軍人楷模」，並把這位「軍人楷模」永遠印在每一位將士的心板上；而主要的還是我們的兵學思想、軍事教育、軍人人生哲學、軍人風格以及給與制度，都要依據這一位「軍人楷模」的遺教去作去。請這一位「軍人楷模」永遠作爲中國軍人的代表。

這一位「軍人楷模」是誰？孫武？吳起？關羽？岳飛？文天祥？史可法？曾國藩？都不是。這應是被人硬供在文廟裏的孔子。只有他，才是千古軍人的唯一代表。

上面所列的這些位軍人，都是學習了孔子的一德一技，成爲軍人的代表。孔子實應寫入中國軍人列傳第一章。僅就孫武說，如果十三篇是孫武其人所著，那麼這位孫武至少要比孔子晚生了一百年。十三篇成書在戰國時代。孫武提倡「武德」，計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五字，實係就孔子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三字之間，新增信、嚴二字，或就孔子六言——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，探直、剛的意義，換成嚴字，自成一個體系而已。

。此外，關羽以義著，義自然是孔學；岳飛以忠顯，忠仍然是孔學；文天祥、史可法、實國藩，那一位不是孔子的信徒？文天祥所說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。唯其義盡，是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正是把孔子作為自己的楷模。

## 二 孔子的兵學

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。那個時代是文武合一時代。他是魯國殉職名將叔梁紇的血胤——將門之子。生而「懸弧」，這是周代的特殊軍事教育，比斯巴達的武士還早受七歲。孔子私淑周公，周公更是「出將入相」的全材。周公的「周禮」是一部文武奇書，孔子讀着這部書而長大了。不幸是他到達兵役年齡，周朝的貴族制度已竟崩潰，他未曾入伍從軍，便作了一面自修，一面教書的「教官」（今天作「教官」的諸位，切勿自卑），既教文官，又教武官。

在他以前，兵學稱爲「強學」<sup>(2)</sup>，分爲南北兩派；他綜合兩派，自成中派：

「子路問強。子曰：『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爾強與？』

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：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

「粦全革，死而無怨：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

「故曰：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；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；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

強哉矯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。」（中庸）

南派爲夏、楚兵學，這一「柔」字，正是楚人老子兵學的精華；北派爲殷、周演化而來的兵學，今日直魯豫大漢還保留着這種古風；而他的綜合兵學——「和而不流」，「中立不倚」，「國有道，不變塞（貧）」，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，誠屬軍人人生哲學（士德）上一大絕作。文天祥、史可法學得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七字，便可成爲千古不朽的軍人了。

他建立了完美的軍人人生哲學，國父稱之爲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，即：

「智、仁、勇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（中庸）

自爲註釋曰：

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（論語）

昨日的將軍們，如陳逆明仁，如果接受了孔子這種軍人人生哲學，成爲「智」者，何致被毛匪澤東所「惑」？某些軍人，如果成爲「仁」者，何致變成失敗主義者？某些軍人，如果成爲「勇」者，何致扔下部隊，孤身逃走？而孔子本身，正係智、仁、勇三德俱足的文武聖人，這有子貢對他老師的講評爲證：

「子曰：『君子道者三，我無一能焉：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』」

「子貢曰：『夫子自道也。』」（論語）

他又把三達德擴充爲六言：

「子曰：『由也！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』」對曰：『未也！』「居！吾語女：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』」（論語）他在知、仁、勇之外，加上信、直、剛三字，專以教門下將材子路，已開孫武軍人人生哲學（武德）的先路。蓋知、信、仁、勇以外的嚴字，在心爲直，在己爲剛；對部下則爲嚴。其後孫武十三篇作者接受了法家精神，始用嚴字了。

三德或六言之中，孔子特別教授仁字：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；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（論語）

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；有殺身以成仁。」（論語）

「士不可以不宏毅。任重而道遠。——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（論語，曾子之言）

君子之仁，還是對文武兩班學生說教；志士與士之仁，却是專對武學生說了。蓋孔子當時的所謂士，實指武士，並不是今天四民之首的文士。軍人三德的引伸，便是下列這些遺教：

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！」（上引）

「事君能致其身！」（論語）

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！」（論語）

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！」（論語）

「見危授命，見得思義！」（論語）

這樣的士——軍人，不正是文天祥、史可法麼？「至死不變」及「見得思義」的結果，便是：

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！」（中庸）

「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」（論語）

果能如是，那會出了毛澤東？那會作了陳明仁？更那會「犯上作亂」？大處既然如此，小處自不待言，區區「軍人待遇問題」，更不在這種軍人——士的心上了。

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！」（論語）

能這樣，誰還去強佔民房？

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」（論語）

那些爭「九一」米「九二」米以及搜掠木器房屋的軍人，真該愧死了。

### 三 學術兩科

上面是孔子對於軍人的「精神教育」。而他日常所授的學術兩科，則有下列的六藝：

一、禮教——孔子時代的所謂禮，是由「國之大事，唯祀與戎」演化而來的建國、治國、建軍、治軍的大經大法。因自夏殷，成於周公，可在今天殘缺不全的周禮、儀禮、禮記中約略見之。可惜這些寶籍受周奸王子朝的掠取和獨夫秦始皇的焚燒，早已零亂不全。雖經漢儒的整理發明，又被宋儒所穿鑿附會，遠失古意，成爲高頭講章，今天我們已不能窺見周禮的全豹了。但是孔子當年却問得明白，傳與他的文武學生。禮中所講的武德、軍育、軍制、軍備、軍紀，正是武學生所必修的。譬如一個男子的出生，也是他接受軍訓的開始，由「懸弧」（標示這人家新產生一個壯丁）、「弄璋」（助章）、「舞勺」、「舞戈」、「舞象」，到「士冠禮」、「士居禮」、「昏禮」、「喪禮」，甚至「士死禮」（此名係我私創，但確信當有此禮，如孔子所主張童鑄國殤，和子路所云「君子死而冠不免」），純是戰士教育。

二、樂教——樂的主要來源，出於戰爭，這已被民俗學者所證明；中國古樂當不例外。舜舞「干羽」而有苗格，記在孔門所傳的書上，我們雖然不能說明音樂歌舞在當時何以會這樣有益於作戰？但終能看出音樂歌舞在戰場上的用途。在夏商周各朝，音樂多爲重要軍事教育。周禮中所述重要軍事教育，一位武士自出生到死事，無日不在樂與舞

中生活，作戰更有軍樂。孔子以此教人，範圍當然不限軍樂；但軍樂必爲主要的音樂。

三、射教——古代以弓矢爲主兵。文武既然合一，習射自是基本軍訓。孔子教射，也自有其「射的哲學」，如「射不主皮」者是。晋代大將杜預得力處便在此句。如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？」也正是西洋自古以來的所謂「運動員精神」。在孔門六藝之中，這是術科；但也是一種「精神教育」。禮記載，孔子有一次率領學生，在瞿相大菜圃，舉行打靶。總領隊子路佩帶弓矢，引導射手入場。孔子在司令臺上發出號令說：「敗軍的將領，亡國的校尉，和『謂他人父』（按：即兒皇帝）的人，不得入場；其餘請進！」孔子的意思很清楚，他是宣佈不能成仁的將校和漢奸傀儡沒有充當射手的資格。

四、御教——古代以車戰爲主。天子萬乘，諸侯千乘，倘使沒有優秀的駕駛兵，先自亂伍了，還談什麼作戰？這是孔氏軍校術科之一。

五、書教——書教不是指「寫大字」或「寫小字」，這當然是可以推而知之的。孔子如以「六書」爲教，也未必是東漢所知的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之類；恐怕係指六種主要的言語。因爲在孔子之時，中原固然通行着「國語」（今之漢語），但齊有「齊語」（殆今之瀋語），楚有「楚語」（今之蒙語），戎有「戎語」（殆亦爲滿蒙語），子貢爲言語科優秀學生，便通齊、吳、楚、魯（周）語，可見一斑。孔子如以「尚書」爲教，其中自有兵學。如以「春秋」爲教，更是那時的「現代戰史」了。

即算專指寫字而言，也是作戰之所必需，試想「作戰計劃」不要寫麼？「命令」不要寫麼？「諜報」不要寫麼？「戰鬥詳報」不要寫麼？孔子的「書」教也是學科的一種。六、數教——從作人到治國，人生無一日不與數字發生關係。從新兵的「報數」到大軍的統馭，更是絕對不能離開數學。「廟算」是數，「射侯」要算。孔子的「數」教，無疑的是軍訓的要科。

孔子「政治」教育的中心思想，乃是尊王攘夷。尊王今義是擁護領袖，攘夷今義是反共抗俄。尊王也是打倒軍閥；攘夷正是打倒帝國主義。

#### 四 他作過戰麼？

從上面，我們已經考定孔子是一位「最優秀的教育家」，他開設過完備的私立軍校。現在我再證明他確實指導過大戰，作過統帥。

第一次，孔子是作了「高參」。事在魯定公十年，史記孔子世家：

「夾谷之會，公將以乘車好往。孔子攝相事。曰：『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。』有武備，必有文事。古者諸侯出疆，必具官以從，請具左右司馬。」公曰：『諾！』夾谷之會，遂復齊侵地。」

另據左傳及史記，夾谷之會，孔子且曾執刃登壇，親搏齊侯，那簡直是參加戰鬥了。

第二次，他作了統帥，便是「墮三都」之役。他要實行打倒軍閥，派大將冉有和子路率兵去討平二季的采邑。就左傳看，這兩次都打過仗的。

他在未戰之前，主張「忍」：

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」（論語）

在將戰之際，主張：

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」（論語）

他所說「好謀而成」，就是孟子的「君子有不戰；戰必勝」，我名之爲「計劃作戰」（詳見本錄第一編五章三節註十）。他所說的「懼」便是「慎」：

「子之所慎：齋、戰、疾。」（論語）

他非常慎重齋戒的事，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」；他更慎重疾病的事，「季康子饋藥。子曰：『丘未達，不敢嘗！』」上文「戰」字，位於「齋」、「疾」兩字之間，佔第二位，固然可以使人明瞭他在會戰中「小心謹慎」（孔明得力此一字）；也足證明他確實是作過戰的人——「戰」是他的三種生活之一。

## 五 戰畧思想

他的戰略思想，更是上有夏商周戰史的淵源，下啓後代戰史的先路。首先是「道」即「仁」的提出，說：

「道得衆，則得國；道失衆，則失國。」（中庸）  
「我戰則克，得其道也。」（禮器）

「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——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」（大學）

這三段遺教，便是孫武子十三篇的來路，即：

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也。」（始計）

也便是近代的所謂「精神總動員」，或是魯登道夫的「全民族戰爭論」。

其次是他的一「因國說」：

「桓，內無『因國』，外無『從諸侯』，而越千里之險，北伐山戎：危之也。」（穀梁傳莊公三十年）

「因國」古義，據晉朝范寧註：「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內間者」，即指由「內間」（第五縱隊）所建的「國家內的國家」或「政權內的政權」（兩詞見「中國之命運」）。今人數典忘祖，釋這種偽組織爲「附庸」，其實大誤；若釋爲兒皇帝或傀儡國，始稱正確。但均不如「因國」二字，係屬戰史上、政治學上的學術名詞（毛匪澤東的偽「中

華人民共和國」便是孔子所謂「因國」。」「從諸侯」則相當於今天的「與國」，范寧註謂之「寮國」。孔子講評齊桓公北伐山戎一役，對於桓公在山戎之內沒有事先扶植「因國」即沒有利用「內間」，在北伐軍中也沒有組成「與國」的聯軍，只率齊國一國之兵，千里長征，認為「危」險，足徵孔子是一個天才的戰略家。

又，左傳（哀公十四年）載：

「齊陳恆，弑其君（壬）於舒州。孔丘三日齊，而請伐齊三。公曰：『魯爲齊弱久矣！子之伐之，將若之何？』對曰：『陳恆弑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。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！』……」

他正要使用「民之不與者半」的齊國內在力量，在齊國國內扶置「因國」即編組第五縱隊，「內應」魯軍作戰。這和近代所謂「滲透戰術」、「內應路線」有何不同？但他已比我們早懂得二千四百多年了。

史記孔子世家中別有一事，與此戰略無異：

「孔子去陳，過蒲。會公叔氏以蒲叛，……孔子遂適衛。衛靈公問曰：『蒲可伐乎？』對曰：『可！——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婦人有保西河之志；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。』靈公曰：『善！』然不伐蒲。」

這完全是所謂「唯物辯證法」的戰略，即利用敵人的「內在矛盾」——「正、反、合」

的所謂「革命戰略」了。

孔子的攻勢戰略，爲扶置「因國」；守勢戰略，則爲防止他國到我國來建立「因國」。論語季氏：

「季氏將伐顓臾。……孔子曰：『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；且在邦域之中矣；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？……丘聞之：有國有家者，不患貧而患不均；不患寡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；和無寡；安無傾。……今……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；而在蕭牆之內也。』……」

孔子這話，必定說在定公八年以前。八年，季氏宰陽虎以謹陽關叛，事先必和齊國有勾結，（故失敗後逃往齊國。）這在春秋盛行「因國」戰的時代，孔子遂預言季氏要「禍起蕭牆」。當邦國分崩離析，敵國便利用一面，建立「因國」，讓你本國「矛盾擴大」。至於邦國爲什麼要分崩離析？則起於「不均」、「不和」與「不安」。「不患貧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」兩句，一定是孔子以前的經綸文字。如果提倡讀經，正先要把這兩句讀懂。

## 六 紿與制度

孔子在作「教官」教授武學生的時候，雖然特別提倡「士德」，認爲軍人必須「不

恥惡衣惡食」，無須要求提高「軍人待遇」，爲「成仁」都可「殺身」，唯「舍生」方能「取義」，區區「待遇」，真是「於我如浮雲」了。但這乃軍人人生哲學中應有之義，也是軍人的武德，是孔子所教的第一義；而他在自己主持軍政之時，或在教育將來可決定國策的學生之時，却另有第二義——這是一番爲後人始終不懂的大道理：

「忠信、重祿，所以勸士也！」（中庸）

「尊其位，重其祿。」（中庸）

「官盛任適。」（中庸）

「忠信」今語即「主義」或「武德」，亦即軍人人生哲學；「重祿」即優厚的「薪餉」。對於軍人——士，要予以「主義」的薰陶，革命的洗禮，這是「軍人魂」；同時必須給他足用的乃至優厚的待遇，茲姑名之曰：「軍人魄」。心的力量加上物的力量，才能成爲真正的力量。否則，只能要求少數真君子，不能要求多數普通人，因爲：

「君子固窮；小人窮斯濫矣！」（論語）

孔子是何等通透人情？何等通達治體？誰說他是「迂儒」？他真是空前絕後的大軍事學家。這不是我的發明；秦、漢、晉人均已先我而知之了<sup>(四)</sup>。

## 七 孔門二將

孔門的文武合一教育，造就了許多將校。其中最知名的兩位，一爲冉有：

「冉有爲季氏將師，與齊師會於郎；克之。季康子曰：『子之於軍旅，學之乎？性之乎？』冉有曰：『學之於孔子。』……」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）

冉有自認並非軍事天才（「性之」），而係「學之於孔子」，這自是孔子曾作「教官」的鐵證，證明孔子文武合一教育的效果。第二位便是子路。史記孔子世家：

「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令尹子西曰：『王之使使諸侯，有如子貢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『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？』曰：『無有。』

『……』

孔門人材濟濟，行政院長（相）、內政部長（尹）、外交部長（使），一應俱全；而楚國的名元帥子西認定子路是一位「將帥」，昭王也暗許子路高過子西。便是孔子，縱使平時對於子路，不免見頭罵頭，見腳罵腳，但背地裡也許定他是文武全材。論語先進篇：

「子曰：『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！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』」

季路就是子路。孔子將他列入「政事」科。春秋時代的所謂「政事」，「唯祀與戎」，

實是文武兼賅，甚或偏重武事的。可見孔子也贊許子路是「將帥」之材了。

## 八 子路的歷史

史記仲尼弟子列傳：

「仲由，字子路。卞人也。少孔子九歲。子路性鄙，好勇，力志伉直。冠雄鷄（按：印第安式），佩犧豚。陵暴孔子；孔子設禮，稍誘子路。子路後儒服，委質，因門人請爲弟子。」

「子路爲大夫孔悝之邑宰。蒯曠乃與孔悝作亂。子路在外，聞之而馳往。遇子羔出衛城門，謂子路曰：『出公去矣，而門已閉，子可還矣，勿空受其禍。』子路曰：『食人之食者，不避其難！』子羔卒去。」

「有使入城，城門開，子路隨而入。造蒯曠；蒯曠與孔悝登臺。子路曰：『君子焉用孔悝？請得而殺之！』蒯曠勿聽。於是子路欲燔臺。蒯曠懼，乃下石乞、壺盧，攻子路，擊斷子路之纓。子路曰：『君子死而冠不免。』遂結纓而死。」

「孔子聞衛亂，曰：『由！死矣！』（按：此係孔子知其「見危授命」；非「由也不得其死」之義。）」

史公寫子路，正也抓住他作戰和成仁這一點說。當公元前四八〇年，蒯曠「一面倒」向晉

國，作了兒皇帝，打倒衛出公（他兒子蒯輒）的正統中央，而孔悝也作了傅作義和陳明仁。子路在這「衛亂」裡，已六十二歲了，不但忠貞地討叛，而且從容地殉職，誠然不愧孔子對他的教育，和子西對他的敬畏了。

## 九 他的性格

史公記子路好勇；孔子也評他好勇。論語先進：

「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曠。」

曠，強武粗率之貌。又，公冶長：

「子曰：『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從我者其由與？』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『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』」

雖說這裡孔子還是罵他「無所取材（裁）」，其實是高明柔克，心焉喜之。又，論語述而：

「子路曰：『子行三軍則誰與？』子曰：『暴虎，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；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』」

孔子認為「暴虎，馮河，死而無悔」，只是作下級軍官的條件；却是希望他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，作一位方面大員。等到子路向孔子問勇，如陽貨篇所載：

「子路曰：『君子尚勇乎？』子曰：『君子義以爲上。——君子有勇而無義，則亂；小人有勇而無義，則盜。』」

孔子用一「義」字作「勇」字的範圍，將他培養成爲「有勇且知方」（先進篇中子路語）的大勇之士，便成就他在「衛亂」中的光榮歷史了。

子路好勇，出於天賦的力行的性格，史公「力志伉直」四字，可謂確評。我們看公冶長篇：

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」

他對於力行，可算是富於「旺盛的企圖心」了。又，顏淵篇：

「子曰：『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？』

「子路無宿諾。」

假定他作了軍法官，有兩位戰士來打官司，他會在聽取兩造的聲訴之後，立刻辨明是非，半句話便把理屈的戰士折服了。這固然可以看出他超人的智慧和判斷力，也可以看出他的爽朗。上文「無宿諾」三字，更說明他是實踐家。

力行的原動力是果決，即操典上的所謂「決心」。在孔子看來，子路正是一位極具「決心」的將材，雍也篇：

「季康子問：『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』子曰：『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』」

「從政」也便是兼着帶兵打仗說。

子路這種性格，使我們在兩千年之後，頗有心和他攀交，「無宿諾」固是一端，而如公冶長篇所載：

「子路曰：『願車馬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』」

真是肝膽照人的朋友了，多麼可愛？可惜因為待遇太低，子路却是一位窮朋友，不單沒有「車馬輕裘」，而且自己常是「衣敝縕袍」。不過，他雖很窮，但窮得很有骨頭，子罕篇：

「子曰：『衣敝縕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？』」

這裡有他天生的本質，也有孔子教給他的工夫，誠所謂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（里仁篇）他必是從來不「吃空額，喝兵血」的好軍官，無怪一寒至此——也無怪千秋不朽了。

## 十 人品與學問

子路在「儒服，委質，因門人請爲（孔子）弟子」之前，純粹是一武士。但在受過孔氏軍校的養成教育以後，便繼爲文武双全的人物。前記孔子把他列入「政事」科，是一證據；史公所記衛城戰鬥——明明是去討賊並救孔悝，但故意用分化（「君焉用孔悝

」）和策略（「請得而殺之」）——也是一證據；「見危授命」，從容殉職，更見學力。我們再從論語中有關子路的史料，加以證明。公冶長篇：

「孟武伯問：『子路仁乎？』子曰：『不知也。』又問。子曰：『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；不知其仁也。』……」

孔子不輕以仁許人，子路仁不仁也是另一問題（衛城殉難，已是成仁的後話）；但在孟武伯問到他的時候，他的人品和學問已足為聯勤總司令了（春秋所謂「賦」實為軍需）。又，先進篇：

「季子然問：『仲由、冉有，可謂大臣與？』子曰：『……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；不可，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』曰：『然則，從之者與？』子曰：『『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！』』

孔子說子路（和冉有）的學力固然還談不到作「大臣」，即作行政院長或部長；但也可以作省主席或軍長了。而這省主席則絕不會像傅作義，這軍長也絕不會像陳明仁，因為「弑父與君」他是「不從」的，任憑季氏想着去做毛澤東罷！——這也正是孔子對於子路衛城討叛的先見之明。

而子路對於自己之有多大份量，也有自知之明，先進篇：

「子路、曾晳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『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

則曰：不吾知也！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

「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『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；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』」

「夫子哂之。……三子者出。曾晳曰：『夫子何哂由也？』曰：『爲國以禮；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』……」

孔子並未笑他言大而誇。他自信確能這樣（這已是「大臣」了）；孔子也了解他必能這樣。只是看他這「率爾」的粗線條作風，失諸「不讓」而已。

魯定公十二年，子路仕於季氏，派同期同學子羔去作費邑的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，先進篇載：

「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『賊夫人之子！』子路曰：『（有土地焉）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』子曰：『是故惡夫佞者！』」

這幾句話，是政治學「國家三要素說」的初稿，較翟林克（三七四——四三四）早發明了九百年；而且他也創造了「知難行易」的先路，爲後儒「事上磨練」的張本。雖然孔子罵他一個「佞」字，但正面並沒有理由駁倒他。

## 十一 他痛斥兒皇帝

春秋時代，侵略國盛行扶置「因國」，即製造兒皇帝。孔子在戰略上雖主張「因國」之不可少；但心中對於兒皇帝是深惡而痛絕的。在編輯詩經時，他不刪周人反對宜曰「謂他人父」的詩，即葛藟三章，可以爲證。子路在孔子教育養成之下，必然也反對兒皇帝了。左傳哀公十四年，載云：

「小鄒射以句繹來奔，曰：『使子路要我，吾無盟矣。』

「使子路；子路辭。

「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：『千乘之國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？』  
「對曰：『魯有事於小鄒，不敢問故，死其城下，可也！——彼不臣而濟其言，是義之也，由弗能！』」

小鄒（小邾婁即小涿鹿，木城之意）的射（人名）叛其祖國，藉口在句繹（地名）「獨立」，「一面倒」向魯國，來作兒皇帝（因國）；子路明指他之「不臣」，即作了小鄒的毛澤東，自己絕對不肯「義之」而「濟其言」，這是中國的「武士道」。——土肥原、史太林輩勾引溥儀、毛澤東出「奔」，成立什麼「滿洲國」、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用中國的「不臣」之輩，達成侵略分解中國的目的，這是子路所永遠反對的。

## 十二 子路的遺教

子路爲孔門將帥之材，應爲中國軍人第二位代表。我們現在從他的遺教中擇出幾句，作爲儒將子路留給後代軍人的典範：

一、「食其食者，不避其難。」（上引，見史記）  
二、「君子死而冠不免。」（上引，見史記）

這一句可能是古代的「士死禮」。子路「結纓而死」，何等從容？何等莊嚴？何等聖潔？真是千古軍人的楷模了。

- 三、「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（上引，論語）  
四、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」（上引，論語）  
五、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」（論語）  
六、「不仕無義。」（論語）

子路如果被俘，必會殉職，絕不致投降作貳臣的。

### 十三 「儒將守則」

有人說：論語載：「衛靈公問陣於孔子。孔子曰：俎豆之事，丘嘗聞之矣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明謂孔子不通軍事。君所選註「孔孟治兵語錄」，亦是穿鑿附會。我將對曰：「這是他的推託之詞；或孔子不善作排連長耳；但他未必不可作大元帥也！」

他也的確作過大元帥！」

孔子的軍人教育，一傳子路和冉有；再傳孔伋；三傳孟子；傳至漢代，孔明、關羽各得其一體；東西晉的羊祜、杜預、謝安也學得一枝一葉。唐代雖然確立了「儒將」<sup>(五)</sup>一詞，但所謂「儒將風流」者，實是儒表而玄裡——晉人清談僞裝了「儒將」，這是一小刼。宋儒便把孔子的武裝完全解除，八百年來，孔子門徒僅成爲「愧無半策匡時難，惟餘一死報君恩」（甲申殉難錄）的無用書生，這是一大刼。今天我選「孔孟治兵語錄」，是真儒學，揭去玄學、理學的外衣，還原了孔子的本來面目——允文允武大成至聖，未必無人向我「大笑」！但此時此地，吾將吾土，要作一番理智的檢討：我們除了找出「軍人模楷」，相習成風，還有什麼其他的力量可以鑄造「軍人魂」？我們除了祈禱新儒將的誕生，還有什麼更高的希望？

試擬「儒將守則」十條，其中一至八以爲軍人之修己，九至十以爲大將之治兵。心誠求之，「軍人魂」於是復活！

- 一、「仁爲己任」（泰伯）；
- 二、「至死不變」（中庸）；
- 三、「智者不惑」（子罕）；
- 四、「勇而有禮」（陽貨）；

- 五、「臨事而懼」（述而）；
- 六、「好謀而成」（述而）；
- 七、「見利思義」（憲問）；
- 八、「不忮不求」（子罕）；
- 九、「忠信重祿」（中庸）；
- 十、「令從所好」（大學）。

## 十四 本錄的緣起與讀法

三十八年五月起，至四十二年九月止，我主管鳳山四訓班、軍校和步校的政治教育，先後曾對十萬員生戰士誦授「軍人人生哲學」，並曾主張「軍人魂運動」，希望養成若干位儒將。四十四年春，李浴日先生將刊行「中國兵學大系」，提倡「仁師義戰」，囑我選註「孔孟治兵語錄」。不久，浴日先生逝世，夫人賴瑤芝女士繼其遺志，刊行「大系」，仍囑我完成前議。因用兩月日夜之力，完成本書，並以紀念自己從軍十年。

本錄讀法：一、先精讀這篇自序；二、然後看註，依註的次序再找正文讀；三、俟正文與註都讀懂了之後，將正文背熟；四、本書應置於案頭，行軍時則置於衣袋內，每日清晨高聲朗誦若干段。

本人對於我國軍人的無上期望，均載於本書。凡我同袍，幸勿忽視。十年之後，我將目覩將皆儒將，兵皆儒兵，中國兵學將成爲世界兵學。

## 趙 尺 子

自序於反攻復國基地臺灣  
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二十日

註：①參看本錄第一編「士德」節註。②康有爲的「強學會」出典於此。③「北洋武備學堂」爲近代我國軍校的權輿，出典於此。④參看呂氏春秋順說篇淮南子主術訓及列子說符篇。⑤唐薛能詩：「儒將不須誇郤穀，未能詩句解風流。」

# 孔孟治兵語錄

## 第一編 孔子治兵語錄

### 第一章 國 策

一

季氏①將伐顓臾②。冉求、季路④見於孔子曰：「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

孔子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⑤？夫⑥顓臾，昔者先王⑦以爲東蒙主⑧；且在邦域⑨之中矣；是社稷之臣⑩也；何以伐爲⑪？」

冉求曰：「夫子⑫欲之；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求！周任⑬有言曰：『陳力⑭就列⑮；不能者止⑯。』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⑭相⑰矣？且爾言過矣！虎兕⑱出於柙⑲；龜玉⑳毀於椟㉑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

冉求曰：「今夫顓臾，固㉒而近於費㉓；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

孔子曰：「求！君子疾夫㉔『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㉕』。丘也㉖聞㉗有國有家者，不患貧而患不均；不患寡而患不安㉘。』蓋㉙均無貧；和無寡；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㉚以來㉛之；既來之，則安㉛之。——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

人不服而不能來；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<sup>○</sup>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<sup>○</sup>之內也<sup>○</sup>！」（季氏）

要領 孔子的國策：均產和民，以求國家的安定；對外不侵略。

註釋 ①周朝是文武合一的時代，孔子是允文允武的至聖。孔子雖未親身治兵，却會決策並指導「墮三都」之戰；而且遺留下許多有關「國策」、「士德」（武德）、「統馭」、「訓練」、「作戰」的寶貴訓示，為孫子十三篇一書的先路。惜宋朝以後，儒者不解孔子的學說，軍人不讀孔子的書籍，致令徒存「儒將」之名，而軍人不復知如何才能做「儒將」。註者現從孔子所定的「國策」註起，以備軍人入閣參加決策的參考，次為「士德」，次為「統馭」，次為「訓練」，次為「作戰」，使讀者洞知孔子雖不被稱為兵學家；但他的兵學思想確極精到偉大，為中華民族文化化的正統。讀者潛心研究，融會貫通，便可知「儒將」能學而至。②季氏即季康子，魯國的權臣，姓姬，名康；子係尊稱；在宗譜上他屬於第三支，故稱季。③顓臾，顓音專，臾音俞。伏羲氏太皞之後，風姓。其國在今山東蒙山左右，當時係魯國的附庸（附庸意義見第二編「國策」七節註二四〇。）④冉有、季路，冉有，名求，字子有；季路，姓仲，名

由，字子路，季路的季指行輩，卽老三。冉有爲孔門政治家，也曾統兵作戰；季路爲孔門將帥之材，忠義殉職，極爲楚國名將子西所稱服。<sup>(五)</sup>孔子獨呼冉求的名，而責其應負未曾諫阻季康子的罪過，因他當時很得季氏的信任；也可見在伐穀與的作戰計劃裡，季路並不是決策的人物。無乃，莫非是；爾，古你字；是，之字；與，古歟字，如今人說話時所用的「麼」「嗎」。<sup>(六)</sup>夫，義爲「按查」；舊解爲起語詞，沒有意義。<sup>(七)</sup>先王，周朝的先代之王。<sup>(八)</sup>東蒙主，東蒙，山名，卽今山東蒙山；主，主祭祀的君王。<sup>(九)</sup>邦域，邦，國；域，國境。<sup>(十)</sup>社稷，社，土神；稷，穀神。社稷臣，參加社稷祭典的臣，卽地位高的官員。<sup>(十一)</sup>爲，語助詞，如今天用的「哇」。<sup>(十二)</sup>夫子，指季康子，如今稱「老先生」。<sup>(十三)</sup>周任，古代歷史家。<sup>(十四)</sup>陳力，陳，古陣字；陳力，謂把個人能力貢獻於作戰。<sup>(十五)</sup>就列，就，古卽字，義爲「加入」；列，行列，卽「隊伍」。就列，今謂「入列」。<sup>(十六)</sup>陳力就列；不能者止，係古代野戰軍編制原則，謂戰力強者才能入列；能力低者不編入隊，而爲雜役兵。<sup>(十七)</sup>彼，那個。<sup>(十八)</sup>相，古代拉瞎的人稱爲相；此謂輔相。<sup>(十九)</sup>兕，音犀，犀牛。<sup>(二十)</sup>柙，音押，獸籠。全句指季氏的對外侵略。<sup>(二十一)</sup>龜玉，龜，卜卦所用；玉，石器時代的貨

幣，酬神所用。此言寶物，指顓臾爲伏羲氏的後國，不應被滅亡。○檟，音讀，檟。全句指顓臾被滅亡。○固，城堅固。○費，音必，季氏的采邑。在今山東費縣，古顓頊國西南數十里。○疾夫，疾，古嫉字，痛恨；夫，語助詞。○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，舍古捨字；欲，喜好；辭，說法。全句謂掩飾心中不光明的私欲，却另外製造光明正大的理由。如毛匪掩飾心中獨裁媚俄的私欲，却另外製造「無產階級革命」的理由。○丘也，丘，孔子名；也，古「呀」字。○這兩句是古代的成語，孔子引來，故曰「聞」。全文是說：「主持國政的人，不怕國民經濟的貧窮，而怕國民所得不均平；不怕國家人口的稀少，而怕人民情緒不安定」。寡，指人口不足言，古代各國都有人口不足之患，與今日人口過剩大不相同。○蓋，因爲。○脩文德，脩，治；文，文化；德，道德；政治。○來，招來移民。○安，安定其生活，指授田授宅。○守，謂守國，即安定內部。○謀動干戈於邦內，謀，作戰計劃；動，行動；謀動今謂「作爲」。干，古楯字，籜牌；戈，戈矛。全句指伐顓臾。○蕭牆，蕭牆之誤。古代王侯貴族公府私邸正門內均有照壁，臣民入門見照壁便肅然起敬，故照壁名蕭牆。憂在蕭牆，俗說「禍起蕭牆」，謂內亂。

○本節全文，是說孔子所定的「國策」，在政治上是均平國民所得，增加人口而謀民和，以求國家的安定和平；在軍事上是守勢主義，對外不侵略。這和 國父的三民主義完全相同。

## 二

子貢○問政○。

子曰：「足食③；足兵④；民信⑤之矣。」

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

曰：「去兵。」

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

曰：「去食。——自古皆有死⑥；民無信不立⑦！」（顏淵）

要領 糧食、武備、法度爲政治之本；法度尤重。

註釋 ○子貢，姓端木，名賜，字子貢。○政，政治。孔子時政治一詞的意義

，和現代不同。在孔子以前，所謂政治，指「祀」「戎」。孔子時，凡今天的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文化、教育、宗教……均屬政治範疇。國父說：「管理衆人的事，就是政治」，很和孔子時政治定義相近。○食，糧食。官民的糧食，含軍糧。○兵，武器，裝備。當時兵的意

義，與今天不同。孔子時適齡的男丁皆爲戰士，名爲卒，不名爲兵，由貴族統馭之以作戰。兵字專指武器和裝備。<sup>㊱</sup>信，不是道德範疇的信；而是政治範疇的信。指由君王確立成套的上下信守的種種制度而言。書經舜典：「同律、度、量、衡」，班固漢書律歷志解這五字說：「所以齊遠近，立民信也。」馬融解說：「律，法也。」司馬遷史記律書說：「齊用王子（子成父），吳用孫武，申明軍約，賞罰必信，卒霸諸侯」。足證孔子主張制定法律（他名之爲禮），使君民共相信守。孫武「賞罰必信」也是有「軍約」的根據。故信字指上下信守的一種制度；不指空談信義、信賴、信仰等等。何晏註：「治邦不可失信」，朱熹註：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」，都不是孔子的原義；朱註尤誤事，空談「教化」，民不會信我的。<sup>㊲</sup>死，去兵則國亡而君死；去食則祿亡而君、大夫、士皆死。孔子所說的死，指執政者而言。<sup>㊳</sup>立，制度廢，則民逃往他國，不立於本國。「軍約」裏，亦然。此立字是孟子「天下仕者皆願立於王之朝」的立字（見本選「總動員」章第五節），也是班固「立民信」的立字，純屬於政治範疇，不屬於道德範圍。向來註者均將「民無信不立」解成「人無信義道德，便不是人」，非孔子的原義。

三

子曰：「導<sub>一</sub>千乘<sub>二</sub>之國；敬事而信<sub>三</sub>；節用而愛人<sub>四</sub>；使民以時<sub>五</sub>。」（學而）

要領 敬事，節用，愛軍民。

註釋  
○導，領導，治理。<sub>二</sub>千乘，一千輛兵車，指周朝諸侯國。<sub>三</sub>敬事而信，負責任，辦政事，制定法度，取信軍民。<sub>四</sub>人，指貴族平民。<sub>五</sub>民，專指平民，內含在鄉軍人。使民以時，謂徵兵徵役，須在農暇。古時及齡壯丁以業農者爲絕對多數，若在春夏秋作戰徵兵，或作工徵役，根本妨害人民生產。

四

子曰：「好勇，疾貧；亂<sub>一</sub>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；亂<sub>二</sub>也。」（泰伯）

要領 防亂。

註釋  
○勇武的人，嫉恨貧窮則作亂。<sub>一</sub>對沒人性的人，逼之過急，他要作亂。全節指明亂源，喚起國策負責人注意防亂。至於防亂方法，如均產、足食、愛人……等，已見以上三節；尚有勵學、尚義……等，分見以下各章節。

## 第二章 士 德

子曰：「君子道<sup>①</sup>者三，我無一能焉：仁者不憂<sup>②</sup>；知者不惑<sup>③</sup>；勇者不懼<sup>④</sup>。」  
子貢曰：「夫子自道<sup>⑤</sup>也！」（憲問）

要領  
人生哲學三達德（「君子道」）。

註釋

○士德，士字原始意義是武士。周禮考工記弓人：「弓長六尺有六寸，謂之上制，上士服之；弓長六尺有三寸，謂之中制，中士服之；弓長六尺，謂之下制，下士服之。」可證士指使用弓箭的人。孔子以前，行封建制度，軍政大權均由貴族操之。武士分上中下三等，專由低級貴族充之；兵卒則由平民中征集，僅用干戈。孔子時，封建制度破產，低級貴族的武士失其專職（作戰做吏），有讀書者，而讀書者均爲失職的武士，故士變成讀書人——書生的稱呼。本書中孔孟所稱的士，實指當時文武合一的士而言。自宋儒認爲士僅指文士，一般武士遂亦不知孔孟士德，實亦爲武士的德行。近古史以來武士亂德，實由於此。今後，凡屬武士，應知孔孟士德，適於文士，更適於武士。誠能遵奉孔孟士德，必可

成爲儒將。本書不題爲「武德」而稱「士德」，謂今之文士固應有此德行；而武士尤應有此德行。○君子道，君子指品學兼優，文武全材的人；道，原義爲路，此處借作人生哲學講。○仁者不憂，仁，指二人，孟子說：「親親，仁也」，正是仁字原始意義，如「羊我」爲義。仁，後解爲愛。仁者，愛人類，愛國家。仁者憂道；不憂貧。○知，卽智字。知者明理，故不惑。○勇，勇者果敢，故不懼。這三字爲孔子的「三達德」，是他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。武士如達成這三種境界，便生爲儒將，死爲軍神。又，孫武子十三篇「將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也」，即取孔子仁知勇三字爲「武德」的重心。○道，說道的道。子貢是說：「老先生您太客氣呀！」言外是說：「您已是仁人，是知者，是勇士了。」「君子道」三字，殆爲日本「武士道」三字的來源；但日本軍人不足語於此。

## 二

子曰：「志士○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○；有殺身以成仁○。」（衛靈公）

要領

註釋  
志士重成仁。

○志，指士心，古志字實爲武士的心。今稱有志之士。○害仁，志士仁

人不會爲求個人生活的滿足和小我生命的存續，便作害仁的事。所謂害仁的事，大者如毀滅人類，叛變國族；小者如殘民，賣友，陷害長官或同仁部下之類。○成仁，志士仁人曾有爲了拯救人類，効忠國家而犧牲小我的生命者，謂之成仁。文天祥以文人從軍，勤王救國，被俘不降，從容就義，留有衣帶銘曰：「孔曰『成仁』，孟曰『取義』。惟其『義』盡，是以『仁』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」爲孔子這裡所說「殺身成仁」，孟子所說「舍生取義」的實踐者。孟子的話，見本選孟子治兵語錄「士德」章第三節。

## 三

子曰：「富與貴○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○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○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○。」

「君子去仁○，惡○乎成名○？」君子無終食○之間違仁○；造次○必於是○，顛○沛必於是！」（里仁）

君子無時無地違仁。

要領  
註釋

○富，發財；貴，升官。○道，救國，救民，廉潔，守法，均是孔子這裡所說的「道」。若叛國，害人，貪污，枉法，奔走鑽營，皆上節所說

「害仁」的事，就算「無道」。○惡，音物，討厭。○貧賤有「不以其道得之者」，指上無詮衡，下無選舉，君子在野，小人當道。此時君子自亦不辭安貧樂道。○去仁，離開仁字。君子之智曷嘗不足以求富貴？勇亦曷嘗不足以避貧賤？但當亂世，求之，必須害仁，避之，也必須害仁，故甘願不去仁。○惡，音烏，何以。與上文「惡」字不同。○名，千古不朽的名譽，非一時宣赫的虛名。○終食，吃一頓飯的時間，言其短。○違仁，違背仁字，卽害仁。○造次，與倉猝、卒然，是一夏音的三種寫法，都指忙迫的一瞬時間。○是，指仁字。○顛沛，卽顛播，流亡。

子曰：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○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；未見蹈仁而死○者也！」

(衛靈公)

要領

自殺不如成仁！

註釋

○「民非水火不生活」(孟子語)，仁與水火價值相等。○蹈仁而死，卽「殺身成仁」。孔子此言，嘆「殺身成仁」者的少見。其前，比干以死諫暴紂，孔子稱他爲「仁」；當時，弟子子路以死報其主，孔子見之。

孔子以來，田橫島五百壯士、文天祥、方孝孺、史可法、黃道周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、閻海文、張靈甫、黃百韜、太原五百反共烈士、一江山七百二十烈士，……或慷慨成仁，或從容就義，都是蹈仁而死者，孔子如親身見之！二千年來，殺身成仁者史不絕書，實皆爲孔子之徒。

子曰：「有德○者必有言○；有言者不必○有德○。仁者必有勇○；勇者不必有仁○。」（憲問）

要領

註釋

○德，原義爲族、群；後變爲德行。○有德行的人，必有嘉言。○不必，未必。○呂不韋有「春秋」，曹操、秦檜、嚴嵩有「文集」。孔子說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！」○大勇的人，必是志士仁人。○貪夫殉財，佞臣舐痔，也是一種勇氣；但此勇士便不是仁人。

六

子曰：「由○也！女○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

對曰：「未也。」

（子曰：）「居○！吾語○女：好○仁不好學○，其蔽○也愚○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

也蕩<sup>九</sup>；好信<sup>十</sup>不好學，其蔽也賊<sup>一</sup>；好直<sup>二</sup>不好學，其蔽也絞<sup>三</sup>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<sup>四</sup>；好剛<sup>五</sup>不好學，其蔽也狂<sup>六</sup>。」（陽貨）

### 要領 學以成德。

○由，仲由，字子路。爲孔門將帥之材。此下六節，都是孔子教練子路的士德，和子路受訓後的成就。<sup>三</sup>女，古汝字。<sup>三</sup>居，古坐字。<sup>四</sup>語，告訴。<sup>五</sup>好，音耗，喜好。<sup>六</sup>學，學習，多讀書。軍人廢書不讀，爲國家和個人最大的危機。<sup>七</sup>蔽，弊病。<sup>八</sup>愚，愚魯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，左傳記有標準的故事。據云：宋襄公是有名的好仁之君。一次，他和楚國在泓水會戰，當楚兵陣地沒有構成之前，他的參謀長力主出擊，以逸擊勞；他以這爲不仁，不肯下令。作戰時又不肯重傷楚兵，不肯捕捉楚國老兵，他以爲這都不仁。結果宋兵大敗，他亦負傷身死。<sup>九</sup>蕩，游移，無決心，或輕下決心。<sup>十</sup>信，信實，重然諾，言必信。<sup>十一</sup>賊，害，害人誤事。孟子說：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」謂無害於義，則言出必信；有害於義，勿輕然諾，甚至食言也無不可。<sup>十二</sup>直，脾氣火暴，不加思索。<sup>十三</sup>絞，古急字。心燥性急，不憑學理、典範、經驗、情況和幕僚計劃，而輕於發令，急於行動，必致誤事。<sup>十四</sup>亂，輕者違

紀，重者叛變，均謂之亂。上文「國策」四節「好勇，亂也」，下文七節「有勇，爲亂」，即此亂字。○剛，逞強，自大，自是。○狂，目無長官。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六言，經孫武十三篇採「智、信、仁、勇」四字，並改「直、剛」二字爲「嚴」，成立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」體系，爲二千年來軍人良好的德行；但我們必須克服「婦人之仁」、「少爺之知」、「江湖之信」、「太保之直」、「匹夫之勇」、「霸王之剛」，因爲這些不正常不成熟的用心行事，遺害本身者小，遺誤戰局者大。克服之法，惟有好學一途。

## 七

子路曰：「君子尚○勇乎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義○以爲上。——君子有勇而無義，爲亂○；小人有勇而無義，爲盜

⑤○。（陽貨）

要領

以義制勇。

註釋

○尚，崇尚。子路的意思：仁知勇三達德應是「武勇至上」。○義，原始意義指羊和我的關係，羊依我，我依羊，純爲游牧人所用的語言，造成字。孔子時代，義的意義爲合禮、合理。孟子特別倡導義學，作爲

上對下，下對上，我對國，我對人之間的本能的合理的相處原則。本文孔子告子路，君子應以義制勇。勇如電，義如變壓器。<sup>(3)</sup>君子有勇，如不節制，亦可作亂。鬻拳兵諫，一片忠心，因不知以義制勇，遂留千古罵名。<sup>(4)</sup>小人，指一般人而言。軍政叛變，史不絕書，均為不知以義制勇的結果。<sup>(5)</sup>盜，大盜盜國，強盜刦財，狗盜行竊。

## 八

（孔子）在陳<sup>(1)</sup>絕糧，從者病<sup>(2)</sup>，莫能興<sup>(3)</sup>。

子路惱見<sup>(4)</sup>，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固窮<sup>(5)</sup>；小人窮，斯濫<sup>(6)</sup>矣。」（衛靈公）

要領  
固窮；防亂。

註釋  
○孔子去衛，適楚，過陳，被圍絕糧。陳，音沉，原義東方的城，在今河南淮陽，城西南有孔子絕糧臺。<sup>(1)</sup>從者，孔子弟子。<sup>(2)</sup>興，起床。<sup>(4)</sup>惱見，惱，音運，心中微怒；見，音現，即古現字。<sup>(5)</sup>固窮，固就是「勿意，勿必，勿固，勿我」（孔子語）的固，原義為保守、頑固，此處為守護；窮，貧窮。固窮就是「貧與賤，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」（上文「士德」章三節）的意思。固窮一事，在士德中佔有重要

的地位。士不能固窮，大則叛國；小則譁變；奔走鑽營，尤其小焉者。但固窮作為個人修養則可；作為國策則必大錯。主持國政軍政者，萬萬不可以固窮期望全民；必須積極富國富民富兵。孔子適衛時，見衛國人口頗多，嘆曰：「人口不少了！」冉有問：「人口不少了，下一步怎辦？」孔子說：「使他們富足起來！」冉有又問：「富足了，下一步又怎辦？」孔子說：「辦教育！」孔子主張庶而富之，富而教之，極為通達治體。◎濫，即亂。本節孔子教導子路，一、應知君子處逆境時內心的修養；二、君子治國治兵須防下級窮到某種限度便要作亂。

## 九

子曰：「衣<sub>一</sub>敝縕<sub>二</sub>袍，與衣狐貉<sub>三</sub>者立，而不恥<sub>四</sub>者，其由<sub>五</sub>也與？」（子罕）

要領  
不爭待遇。

註釋

○衣，着裝。○敝縕，敝，破舊；縕，絲綸，皮袍。○恥，自卑感。○由，子路名。子路「志於道」不「恥惡衣，惡食」（孔子曰：「士，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」見本章十二節），孔子對他極表贊許。二千載後，讀這一節，想見儒將子路之爲人！但我們千萬不可以爲人人都如子路！

子路問成人○。

子曰：「若臧武仲○之知；公綽○之不欲○；卞莊子○之勇；冉求○之藝○；文○之以禮樂○；亦可以爲成人矣○。」

曰○：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○！——見利思義○；見危授命○；久要○不忘平生之言；亦可以爲成人矣！」（憲問）

### 要領 子路的軍人人生哲學。

#### 註釋

○成人，全人，人格圓滿的人。○臧武仲，魯國的大夫，名紇。○公綽，孟公綽，魯大夫。○不欲，澹泊無欲。○卞莊子，卞，魯邑名，莊子爲此邑的大夫。孔子時的大夫，文武合一，出將入相。○冉求，卽冉有，孔子文武雙全的弟子，文可作宰相，武曾統兵對齊國作戰。○藝，材藝。○文，原義爲木紋。孔子用這字，義爲從內心到外表加以修飾。○禮樂，禮，孔子時代的禮，指政治、法律、軍事、外交、經濟、宗教、國家、社會、家庭、個人相互的儀禮；樂，音樂，含詩。○孔子心目中的人，須明智、澹泊、勇敢、多材多藝、嫻熟禮儀、欣賞音樂。○曰，子路所說的話。○子路認爲孔子要求過高。○卽「臨財勿苟得」。子

張曰：「見得思義。」<sup>④</sup>卽「臨難勿苟免」。子張曰：「見危致命」。  
<sup>⑤</sup>要，約定。和人定約謂之要；和神定約謂之誓。

十一

季子然<sup>①</sup>問：「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<sup>②</sup>與？」  
子曰：「吾以子爲異<sup>③</sup>之間；曾<sup>④</sup>由與求之間！」——所謂大臣者，以道<sup>⑤</sup>事君；不可，則止<sup>⑥</sup>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<sup>⑦</sup>矣。」

子曰：「然則從之<sup>⑧</sup>者與？」  
曰：「「弑<sup>⑨</sup>父與君亦不從也！」（先進）

要領

儒將決不叛國。

註釋  
○季子然，魯國季氏的子弟，名然。季氏係魯國貴族，四分魯國有其二，時謀篡位。仲由、冉求均曾仕於季氏。<sup>②</sup>大臣，將相。<sup>③</sup>異，別人。<sup>④</sup>曾，却是。<sup>⑤</sup>道，內聖外王之道。<sup>⑥</sup>止，辭職。<sup>⑦</sup>具臣，具，原義爲祭祀時的供具；具臣謂備位而不發生作用的臣，如「具文」然。<sup>⑧</sup>從之，從，附和；之，指季氏。<sup>⑨</sup>弑，殺。孔子時代，將相叛變，弑父弑君，史不絕書，孔子作「春秋」一書（在今十三經中），痛斥亂臣賊子。本節孔子說：「仲由、冉求雖然還不够作大臣；但也不肯附和亂臣賊子。」

，弑君弑父。」

十二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○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○也！」（里仁）

要領  
不爭待遇。

註釋  
○道，內聖外王出將入相之道。○議，談。

十三

子曰：「士而懷○居○，不足以爲士也！」（憲問）

要領  
不爭官舍。

註釋  
○懷，想。○居，居舍。孔子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在其中」，弟子顏回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子路「衣敝縕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」，孟子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饑餓不能出門」，孔顏所「樂」者何事？仲孟自甘者又何事？皆上節所謂「士志於道」而已！但，下一轉語：士可以安貧樂道；執政者却須知何以「養士」。

十四

子曰：「不患無位○；患所以立○。不患莫已知○；求爲可知也！」（里仁）

要領  
立德；立功。

○位，地位，職位。○立，立德，立言，立功。○知，知己，知遇。士本身無須患得患失；應以未能立德、立功爲憂。士不應以「莫我知也」爲嘆；應努力立德、立功，以求人之知我。孔子平生在位，不足三年；但孔子所立，傳於萬世。

十五

曾子○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○。任重○而道遠○。——仁以爲己任○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○，不亦遠乎？」（泰伯）

要領 救人，救國，死而後已！

註釋

○曾子，名參，字子輿，孔子弟子。○弘毅，弘即宏，指心胸恢廓；毅，強，指志向堅定。○任重，任，責任；重，艱巨。○道遠，道，路程；遠，悠遠。○仁，救人類，救國族。行仁爲士的責任。○死而後已，指終身行仁。諸葛亮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得力於曾子。

十六

曾子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○，可以寄百里之命○，臨大節○而不可奪也：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！」（泰伯）

要領 勉忠國家。勉忠正統。

註釋

○孤，古孩子。古代君王自稱曰孤。六尺之孤，指先帝之子。託六尺之孤，謂効忠正統的中央。如陳平、周勃、諸葛亮等人。○百里，指國家。古代諸侯國面積百里。命，政令。此兩句謂先帝崩殂，新君尚幼，老臣居攝。○臨大節而不可奪，謂如母后陰謀竊國，如呂后、武后（則天），或權臣謀篡，如曹操、司馬懿，此時受命託孤之老臣，忠心耿耿，輔弼幼主，內安反側，毫不動搖。

十七

子路問強○。

子曰：「南方之強○歟？北方之強○歟？抑爾○強歟？」

「寬柔以教○，不報無道○：南方之強也，君子○居之。」

「粦金革○，死而不怨○：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」

「故曰：『君子和而不流○，強哉矯○；中立而不倚○，強哉矯；國有道○，不變塞○焉，強哉矯；國無道○，至死不變○，強哉矯。』」（中庸）

要領  
孔門的兵學。

註釋  
○強，兵學。○南方之強，指周朝楚國所傳的兵學。楚爲夏人的後裔，所傳兵學爲夏人的兵學，尙忠。○北方之強，指南周以來的兵學。○抑

，或；爾，你。㊂寬柔以教，寬，寬大。夏人初爲游牧民族，全族皆兵，不待集訓，而有自動的紀律，故曰寬。柔，懷柔，好謀而成，以柔道勝敵。夏朝兵法重寬重柔，以教當時。㊃不報無道，對無道之人之國，不講報復。㊄君子，當指老子一輩人。老子楚人。老子思想，爲道家之祖，也爲兵家之祖，主柔，主不報。㊅柵金革，柵，古任字，恃；金，金屬兵器；革，皮屬甲冑。㊆死而不怨，輕生死，死而無憾。㊇和而不流，和，人和之和；流，放肆。㊈矯，詩「矯矯虎臣」之矯，庸中矯矯，好。強哉矯，謂這樣「和而不流」的兵學很好。㊉中立而不倚，中，中行之中，不偏不倚；立，有所樹立；倚，走曲線。中立而不倚，謂士應不偏不倚，卓然立功，而不走曲線。㊊國有道，太平之時。㊋塞，閉塞，貧窮。國有道，不變塞，謂國家太平，士則守志，不變貧寒時安貧樂道的態度。㊌國無道，權奸篡位，君王流亡，如魯昭公迫於季氏而出亡，大夫專政，如季氏擁立虛君，弄政竊國。㊍至死不變，謂這儒將，效忠國家，至死不變其節。㊎本書所選，均出於論語；惟此條出於中庸。因孔子這段話，對夏商周兵學都有扼要的介紹與講評；並自行建立孔門的兵學。性質極端重要，故特引來。孔門兵學，爲一、儒將（君子

一、得人和而不流於放肆；二、儒將中道而行，不偏不倚；三、儒將處治世，不弄兵柄，安貧樂道；四、儒將當亂世，効忠正統，至死不向逆叛靠攏，外敵來侵，則作戰到底，不成功便成仁。但此僅爲孔門兵學的一斑；詳見上下各章，並須與此節融會貫通以讀之。

### 第三章 統馭

子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 $\ominus$ 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（子路）

要領  
以身作則。

註釋

$\ominus$ 孔子時代，文武合一，入則爲相，領導文武，出則爲將，統馭官兵，故孔子有關於領導的遺教，古今通用於治兵。用之最得效者，爲諸葛亮、羊祜、戚繼光、曾國藩。 $\ominus$ 令，命令。

#### 二

季康子 $\ominus$ 問政 $\ominus$ 於孔子。

孔子對曰：「政者，正 $\ominus$ 也。子帥 $\textcircled{四}$ 以正，孰 $\textcircled{五}$ 敢不正？」（顏淵）

要領  
以正帥下。

○季康子，詳國策第一節註二。○政，行政。古來所謂行政，在政治上曰統治；在軍事上曰統馭。○政者正，正，指用手扶正；政爲正字的孳乳字，故孔子以正釋政。○帥，古率字，表率，統帥。○孰，音熟，古誰字。

三

子張○問於孔子曰：「何如斯○可以從政○矣？」

子曰：「尊五美；屏四惡；斯可以從政矣。」

子張曰：「何謂五美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惠而不費；勞而不怨；欲而不貪；泰而不驕；威而不猛。」

子張曰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

子曰：「因○民之所利而利之○，斯○不亦○惠○而不費○乎？——擇可勞○而勞之○，又誰怨？——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○？——君子無衆寡○，無大小○，無敢慢○，斯不亦泰而不驕○乎？——君子正其衣冠○，尊其瞻視○，儼然○人望○而畏○之，斯不亦威○而不猛○乎？」

子張曰：「何謂四惡？」

子曰：「不教○而殺，謂之虐○；不戒○視成○謂之暴；慢令○致期○謂之憾○；

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<sup>(四)</sup>，謂之『有司<sup>(五)</sup>』。」（堯曰）

要領 孔門的領導學、統治學、統馭學、典範令。

註釋

○子張，姓顓孫，名師，字子張，孔子弟子。○何如斯，何如，怎樣；斯，是。○從政，從事行政，含統兵。古代政字，範圍較今爲寬，凡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司法……均屬政事。與國父「衆人之事」相近。○屏，音丙，卽摒字，除去。○因，卽依字，依從。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謂依照老百姓認爲有利的事，而來擴大他們的利益。如耕者欲有田，就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；大陸人民盼反攻，就實施反攻。○斯，此。○亦，古也字。○惠，恩惠。○費，破費。○勞，勞力。○擇可勞而勞之，謂依法選擇應該服力役的人，在業閒時間，派他們作工。古代人民應無代價地爲國家服力役若干日。○欲仁而得仁又焉貪，欲，有善有惡：欲仁，爲善；欲財，爲惡。貪，貪汚。全句謂欲行仁，已得到仁了，又何必貪財？孔子教弟子「做大事勿作大官」，單作大官，多少總有貪財的企圖；作了大官，必須做大事——行仁。○無衆寡，謂心中沒有怕勢力，欺弱小的意念。○無大小，謂心中沒有輕視下級，巴結上級的意念。○無敢慢，敢，積極；慢，消極。謂心中沒有巴結上級而便積極做事，輕視下級

而便推拖不理的意念。○泰而不驕，泰，心中舒坦；驕，傲。○正其衣冠，謂服裝整潔合禮。○尊其瞻視，瞻視，看。此謂儀態高貴。○儼然，儼，山巖；儼然，謂泰山巖巖的樣子，卽「坐如山；立如松；臥如弓」的樣子。○人望，衆人所望，卽「素孚衆望」。○畏，敬畏，不是畏怕。○威，威嚴，威武。○猛，凶猛。○教，教育，訓練。○虐，暴虐。○戒，古誠字，告誠。○視成，視，觀察；成，成果。不戒視成，謂未經預先指示要領，便突然觀察成果。○慢令，慢，茫；令，命令。此謂所下命令茫無頭緒，要求規定事項不具體。○致期，致，限；期，間。此謂限期完成。○賊，害。○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猶之，總之；與人，給人；出納，付款收款；吝，憚吝。此謂終歸是要發給人家，但憚吝恨惜，像捨不得的樣子。○「有司」，原義爲有所職司，卽今辦業務。孔子時，這種辦業務的人，早已成爲貪官滑吏，推拖提成，故「有司」列爲四惡之一。孔子此言，見其痛恨官僚，也復幽默。

## 四

哀公○問曰：「何爲○則民○服？」

孔子對曰：「舉直○錯○諸○枉○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（爲政）

要領

「親賢臣，遠小人。」（諸葛亮語）

註釋

○哀公，魯哀公，姓姬，名蔣。○何爲，何所作爲。○民，指君王以下的大夫、武士、人民。○直，正人君子。○錯，卽碰，切磋；或解爲措，措置。○諸，之於兩字拼讀。○枉，曲，小人。全句謂起用好人，切磋壞人。或起用好人，開革壞人。

## 五

定公○問：「君○使○臣○四；臣事○君，如之何？」

孔子對曰

「君使臣以禮○；臣事君以忠○。」（八佾）

要領

上對下盡禮；下對上効忠。

註釋

○定公，名宋，昭公弟。昭公欲逐三桓；反被三桓所逐，三桓立定公爲虛君。○君，統治者兼最高統帥。○使，使用。○臣，大小臣工，卽謂部下。○事，侍奉，卽指辦公作戰。○禮，孔子所謂禮，指全套人事制度和爵祿制度。今謂禮遇，禮貌。○忠，忠誠，忠貞。

## 六

子曰：「放○於利○而行，多怨○。」（里仁）

要領

上級自利，下級離心。

註釋

○放，古傍字，音謗，依傍。○自利，自私。○怨恨。全句是說：官長自利自私，下級離心離德。歷史上，部下叛變，戰爭潰敗，此爲基本原因。

七

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○不念舊惡○怨是用○希○。」（公冶長）

要領

不念舊惡。

註釋

○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的二子。孤竹，國名，周初見於歷史。齊桓公伐山戎，滅孤竹，時其國在今遼寧錦縣。○舊惡，舊日的惡感。○用，使用。○希，古稀字。全句謂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日惡感，使用（用）此（是）法，以減少民怨。漢高祖用雍齒，唐太宗用魏徵，均係此法。

八

子曰：「躬○自厚○而薄責○於人，則遠怨矣！」（衛靈公）

要領

嚴於自責，寬於責人。

註釋

○躬，自身。○厚，與下文薄相對，自厚即寬。○薄責，薄與厚相對，謂寬；責，責備，責成，責罰。以上三節，皆統馭者爭取部下向心力的方法。不自利自私；不念舊惡；嚴於自責，寬於責人，都是遠怨之道。

九

子曰：「孟之反○不伐○奔而殿○；將入門○，策○其馬，曰：『非敢○後也，馬不進也！』」（雍也）

要領 勿自稱功。

○孟之反，名側，魯國校級帶兵官。○伐，丑表功。○奔而殿，奔，敗走；殿，殿後。打了敗仗，全軍敗走；孟之反在後掩護。○門，城門。  
○策，鞭策。○敢，勇敢。此謂敢做敢爲之敢。

十

樊遲○問……仁。

曰：「仁者，先難○而後獲○。可謂仁矣。」（雍也）

要領 克難在部下之先；獲獎在部下之後。

○樊遲，名須，字子遲。孔子弟子。○難，艱難。○獲，得功得獎。晉  
、范寧註：「艱難之事，則爲物先；獲功之事，而處物後」。物，人  
物。

十一

子路問政。

子曰：「先○之○；勞○之○。」

請益四。

曰：「無倦五。」（子路）

要領 帶頭；榜軍。

註釋 ○先，帶頭。○之，部下。○勞，榜。四請益，請再添一點。五無倦，長期。

## 十二

子曰：「驥○，不稱○其力三；稱其德四也！」（憲問）

要領 觀人以德。

註釋 ○驥，軍馬。○稱，量。○力，力氣。四德，德行。全文說：衡量馬匹的優劣：不重力氣；要重品格。統馭者須用此道，觀察部下，勿重其貌，而重其德。先嚴云：「恭順者定不効忠；木納者未嘗無勇；犯顏直諫者必係大臣；巧言令色者皆爲佞寺；簞食瓢飲者莫非聖賢；抱關擊柝者多爲隱逸」。恭錄於此，作觀人的標準。

## 第四章 訓 練

子曰：「以○不教○民○戰，是謂棄○之。」（子路）

要領

兵必練而後戰。

註釋

○以，音已，古用字。○教，教育訓練。○民，孔子時民卽兵；下級軍官稱士；中上級軍官稱大夫。○棄，殺，如云「棄市」。以往軍閥「拉夫」，今天共匪「人海」，驅老百姓上戰場，謂之魔鬼。孟子云：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；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。」（告子）與孔子此語同申痛斥。

二

子曰：「善人○教民七年○，亦可以卽戎○矣。」（子路）

要領

練兵年限。

註釋

○善人，與惡人爲對。上節「以不教民戰」者，都非善人。○教民七年，對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」共二十年而言。這當是孔子以前古兵法中的話；孔子茲修正之。古代各國都發生人口不足問題，故主政者以「來遠人」（見國策第一節）爲急務。遠人來到，政府便授宅授田，安定其生活，這就是孔子所說：「庶矣；富之」（論語子路篇），也就是「十

年生聚」。十年後，家給人足，童子七歲受軍國民教育，成人受小學教育，孔子說：「富矣；教之」，也就是「十年教訓」。凡新興國和復興國，練兵當都用二十年工夫；孔子說七年也可以作戰，係指魯衛這樣國家，家富民庶，不必牢守二十年的古訓。③卽戎，卽，古就字，「陳力就列」（國策第一節）的就；戎，古軍字。卽戎就是從軍作戰。

## 三

子曰：「道①之以政②，齊③之以刑④，民免⑤而無恥⑥；道之以德⑦，齊之以禮⑧，有恥且格⑨。」（爲政）

要領  
練兵法：「內引出」。

註釋

①道，古導字，領導，教導。②政，法令。③齊，整齊，整頓。④刑，罰。⑤民免，民，古卽兵；免，古勉字。民免，謂用法令刑罰練兵，則這種兵僅能成爲被動守法奉職作戰的兵，卽西洋所謂「外打入」。⑥恥，羞惡之心。⑦德，德育，恩德。⑧禮，禮儀。孔子所說「德」「禮」，較今天我們所瞭解的「德」「禮」的定義，遠爲精到偉大。他說的「德」，不止用道德教育以教兵；還指着恩德的領導，和恩德的實惠。他說的「禮」，不止普通的軍禮；還有成套的禮儀，使人從七歲到老死都

生活於「禮」中。①有恥且格，且，並且；格，感化。有恥且格，謂用「德」「禮」所練的兵，恥國亡，恥君辱，恥叛變，恥敗北，恥被俘，耻「臨難苟免」，耻「殘民以逞」，這是大耻；耻戰術不精，耻內務不整……這是小耻。蓋引出人人内心本有的「羞惡之心」，造成自覺自動的軍風紀，就是西洋所謂「內引出」。這樣的練兵法，很值得作具體深入的研究。

#### 四

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①，必也射②乎？揖讓而升③；下而飲④。其爭也君子⑤。」

(八佾)

要領

註釋

「內引出」一例。

①爭，爭奪，爭論。君子所不爭，指階級、薪餉、官舍、衣食之類。②射，射箭，射擊。古代文武合一，男子一生講射，平時用射練心術和技術；戰時以射報國家和官長。「射禮」爲軍禮，孔門六藝之一。詳見「鄉射禮」。③揖讓而升，賽射時，射手升堂之前，向同射的人作揖。射後下堂，再作揖。都表示謙讓。④下而飲，賽畢，得分少者被罰飲酒。⑤君子，謂君子風度，近似西洋「運動員精神」。本節爲「齊之以禮」

的一例，見「射禮」可以從內心引出一種「君子風」。茲引孟子所記一段故事，證明古代戰士從「射禮」中引發而出的美德：「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！吾死矣夫！』問其僕曰：『追我者，誰也？』其僕曰：『庚公之斯也！』曰：『吾生矣！』其僕曰：『庚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！夫子曰：「吾生」，何謂也！』曰：『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；尹公之他學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——其取友必端矣！』庚公之斯至，曰：『夫子何爲不執弓？』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』曰：『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；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；我不忍以夫子之道，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！我不敢廢！』抽矢，扣輪，去其金，發乘矢而後反。』

子曰：「『射，不主皮○』；『爲力，不同科○』；古之道也○。」（八佾）

要領  
註釋  
「內引出」一例。

○「射不主皮」，原文見「鄉射禮」。皮，箭垛，古名「射侯」，用皮製成，按射者階級，繪有彩色獸類如虎豹等等。不主皮，謂「箭道」（日

本名詞，與「茶道」等並稱，即我古代「射禮」不止以射中箭垛為上；尤重正心正身各種風度，以引出內心的「君子風」。③「爲力，不同科」，爲力，服勞役；不同科，分等級。古代人民除了服兵役之外，還服勞役。政府將服役的人，視其體力，分爲上中下三科，不使偷懶，也不使過勞。④古之道，孔子讀古書看到這兩句練兵徵役的道理，不勝其贊嘆。

## 第五章 作 戰

子○之所慎：齊○、戰○、疾○。（述而）

要領 慎決策，慎會戰，慎退兵，慎善後。

註釋 ①孔子爲魯國「司寇」（等於保安司令），並「攝行相事」（代理首相），主持「墮三都」的軍事戰和「夾谷之會」的外交戰。子路爲將。孔子此際實爲「國策」「政略」「戰略」的裁可人。俗儒看見「衛靈公問陳；孔子對曰：『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』明日遂行」的記載，便認爲孔子不懂兵學，乃至反對一切戰爭。其實，古代陣法屬於戰術範疇，乃

中下級軍官所擅長；若孔子則統帥之材，決策之人，不通陣法，也許是事實。本章所選，或爲孔子曾經作戰的堅確證據，或爲孔子訓示軍人的作戰要領，而中心乃一「慎」字。諸葛亮平生「小心謹慎」，當學自孔子。遠代戰史，不必說了；近代決策不慎，德日敗亡。讀者十年後均將成爲指揮參謀將校，應百讀孔孟治兵的書，在「知」字上「慎」字上用工夫，融會貫通，妥善運用，則諸君皆成儒將了。①子，孔子。②齊，古齋字，音裁，齋戒沐浴，淨慮定心。古代作戰決策之先，君臣齋戒，在宗廟裏擬定計劃。左傳載：齊國陳恆弑君。孔子齋戒三日，三次朝見魯哀公，請出兵討伐，並爲擬定作戰計劃。詳見本書序文，其慎重可知。③戰，作戰。④疾，病。孔子病，季康子贈藥，孔子說：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（論語鄉黨），極端慎重。這一節係孔門弟子所記，齋、疾之間，著一戰字，列爲孔子生平所慎三事之一，且在第二位，爲孔子曾經作戰的堅強證據。

## 二

子曰：「……小不忍①則亂大謀②！」（衛靈公）  
要領

註釋

①忍，指利刃插在心上，義爲忍受一切痛苦；也就是慎。②謀，政治、軍事、外交等計劃。勾踐臥薪嘗胆，十年後沼吳；「九一八」六年後，領袖抗日，其謀愈大，其忍愈大。

### 三

子路曰：「子○行三軍○則誰與○？」

子曰：「暴虎④，馮河⑤，死而無悔⑥者，吾不與也！必也！臨事⑦而懼⑧，好謀⑨而成⑩者也！」（述而）

要領

「計劃作戰」。

註釋

①子，孔子。②行三軍，統帥三軍作戰。子路知孔子可爲統帥，故有此問。後儒則以孔子專是文人。③誰與，派誰作大將。此子路自知處。④暴虎，暴，古搏字，今抱字，音爆。徒手搏虎，一勇之夫。⑤馮河，馮，古憑字，音平。徒步涉河，無登陸計劃。⑥死而無悔，指不當死而輕死者。死之當不當，以任務爲決定條件；不以感情爲決定條件。⑦臨事，作戰。⑧懼，卽慎；非畏。戰鬪中的一個軍人，必須不怕死；若用一班兵，則其連長必須慎重考慮其犧牲的價值，節制以進，沈着以戰，完全以退。因爲這一班兵在決戰時將有他們決定性的作用，不可使他們犧

性過早，成爲無計劃的戰鬪；雖然他們是「死而無悔」的。⑤好謀，好音耗，喜好，重視；亦可音好壞的好，完善。謀，計劃，謀略（隱體戰、心理戰、政治戰、文化戰之類）。⑥成，完成，達成。全句是說：妥定計劃，善用謀略，達成任務。孔子兵學思想，可用「計劃作戰」四字盡之，如「計劃經濟」然。我國自古，重視「計劃作戰」，以武王克殷（商）戰史爲例：一、文王、武王在政略上，聯合殷八百諸侯，取得天下三分之二；二、在戰略上，左（北）用諸戎，撫殷之背，後（東）用諸夷，分殷之兵，右（南）爲中立的諸侯，中央爲周的主力長兵（車與矢）；三、在謀略上，周公策反殷參謀長膠鬲，召公策反紂王庶兄微子啓，組織「宋」國；四、在心理戰上，爭取諸侯，爭取外族，爭取殷人，戰時載文王「木主」以行；五、在時間上，紂王久戰東夷（疑爲呂望所鼓動），財竭軍怨，將相外傾，殷人懸盼周師「弔民伐罪」。這一大作戰計劃，有計劃地執行了三十年，所以「牧野會戰」，會而不戰，殷兵不止十萬，全部「倒戈」，殷國遂亡！這真是「計劃作戰」的良好例證了。再就兵學著作論，孫子十三篇這本書，是孔子以後戰國時代的作品，也是世界最古典的兵書（孔子的論語不是純粹的兵書），其中說「全國」

，說「全軍」，說「伐謀」，說「伐交」，說「五間」，說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都就是孔子「好謀而成」，孟子「君子不戰」的同一原理，也無一而非「計劃作戰」。我可以說：孔子是「計劃作戰」承先（周）啓後的一位無名的兵學家。而他之所以無名，他之無名也正是中國歷史和軍人的不幸，則全因俗儒不懂得他。

## 第二編 孟子治兵語錄

### 第一章 國策

孟子曰：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；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——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：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。今惡亡而樂不仁，是猶惡醉而強酒！」（離婁）

#### 要領

#### 註釋

○三代，夏、商（殷）、周三個朝代。○仁，指二人，謂人與人的關係；如義字，指羊、我，謂羊與我的關係。孟子給仁字所下定義是「親親，仁也」，謂父母愛子女，子女愛父母。本節的仁字，指仁政，愛民的政治。孟子說：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」，有歷史的根據。按：夏朝開國的王是禹王，他平治洪水，致力溝洫（開渠），有德於民，有功於國：舜遂以天下讓之：故禹王得天下是以仁政。商朝開國的王是湯王。商原

是夏朝諸侯國之一。當湯王爲諸侯時，夏朝天子是桀王，暴虐無道；湯王行仁政，取得夏人的愛護，遂領導革命，推翻夏朝，放桀大沙漠中：故湯王得天下以仁。周原是商朝諸侯國之一。當文王爲諸侯時，商朝天子是紂王，也暴虐無道；文王和其子武王行仁政，取得商朝諸侯和商人的愛護，也領導革命，推翻商朝，紂王自殺。故武王得天下以仁。(三)其失天下也以不仁，夏桀因暴政失天下，商紂也因暴政失天下；惟周朝失天下，則由於封建制度的瓦解，國家思想的形成，與暴政仁政無關。(四)國，國家。古代，天下和國家兩詞的定義，與今天不同：所謂天下，類似今天的合衆國（政治學範疇的詞）；所謂國家，類似合衆國的一個邦。

(五)天子，原義是上帝的兒子，卽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王。(六)四海，東南西北四大海，四海之內卽天下。(七)諸侯，諸，古衆字；侯，古后字，后卽「天可汗」或成吉思汗的「汗」字。(八)社稷，社，土神；稷，穀神。社稷，古義指國家。(九)卿，王族中階級行輩高者，文武雙全，在天子國出將入相，政治地位等於今院部會首長，軍事地位等於今上將中將。(十)大夫，王族中階級行輩中等者，分上中下三階，文武雙全，在侯國出將入相，等於今之簡薦任及將校。(十一)宗廟，宗，祖宗；廟，祠堂。廟，古音

兆。○士，王族中階級行輩低等者，分上中下三階，文武全材，在政府作吏，在軍隊作下級帶兵官，等於今之委任及尉。○庶人，庶，多；庶人卽平民。○四體，四肢，卽本身。○惡，音物，討厭。○猶，像。○強，音搶，勉強。

## 二

孟子曰：「……夫○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國必自伐○，而後人○伐之○。太甲○曰：『天○作孽○，猶○可違○；自作孽○，不可活！』此之謂也。」（離婁）

要領  
嚴防內亂。

## 註釋

○夫，按查之義，或曰起語詞。○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，是說：一個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，而後才招到別人的侮辱。就是不自強，必招殃，不自愛，必招害。○自伐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卽內亂。○人，別人，他國。○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，是說：一個國家一定是先行自伐，而後才引起他國的來伐。在孟子以前的戰史上，其例不勝枚舉，如夏朝仲康伐太康，引來窮國的侵略，商朝微子啓和紂王闢「內難」（易經）卽內亂，周武王便去伐紂；孟子時，北燕國王子噲，和大臣子之間內亂（

詳見第六章「戰史」），齊宣王便乘亂征滅了北燕。在近代，希特勒導演捷克蘇臺區漢倫內亂，因而吞併了捷克；史大林導演毛匪澤東開內亂，因而吞併了我們的大陸；日本軍閥導演溥逆儀、汪逆精衛開內亂，以侵略我國。這種戰史，詳見拙著「因國史」。㊂太甲，商朝的一位王。㊃天，上帝。㊄作孽，降災。㊅猶，還，尙。㊆違，走避。㊇自作孽，謂內亂。

### 三

孟子曰：「春秋①無義戰②。彼善於此者，有之矣③。征④者，上伐下⑤也；敵國⑥不相征也。」（盡心）

要領  
註釋  
主張「義戰」，反對帝國主義。

①春秋，歷史上一個時代名，即春秋時代。從周平王四十九年——魯隱公元年（公元前七二三年），到周敬王三十九年——魯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四八一），二百四十一年，謂之春秋時代。因孔子為這時代寫了「春秋」這部書而得名。②義戰，仁義的戰爭，合理的戰爭。春秋時代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各諸侯國互相征伐，故孔子作「春秋」，痛加貶斥；孟子也創「義戰」一詞，批評那時代的戰爭，基本上不合於仁義之道。

○讀者應熟讀「春秋」和三傳，這是最早也最好的戰史。③彼善於此者，有之矣，謂春秋戰局兩方，彼較此好一點是有的；但基本上都不好。④征，古者天子討伐不法的諸侯，謂之征。⑤上伐下，上，指天子；伐，討伐；下指諸侯。⑥敵國，敵，古義爲平輩，兄弟稱「敵體」。敵國，古義爲平等之國。今義變爲敵對的敵。孟子反對「敵國相征」即反對帝國主義。

## 四

孟子曰：「求①也爲季氏②宰③，無能改於其德④；而賦粟⑤倍他日⑥。孔子曰：『求！非我徒⑦也！小子鳴鼓而攻⑧之，可也⑨！』由此觀之：君不行仁政⑩而富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」

「況⑪於爲之強戰⑫？——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：此所謂『率⑬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！』故善戰者⑭服上刑；連諸侯者⑮次之；辟草萊⑯，任⑰土地者次之。」（離婁）

要領  
反政客，反軍閥，反帝國主義。

註釋

①求，冉有，名求，孔子弟子。②季氏，魯國權臣季康子，爲一大軍閥及帝國主義者。③宰，官。④德，德行。改於其德，謂改良季氏的德

行。⑤賦粟，徵糧。⑥他日，早先。⑦徒，徒弟，弟子。⑧鳴鼓而攻，打鼓而攻擊，謂批評。⑨孟子所引這段，原文見論語先進篇：「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『非吾徒也！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！』」⑩仁政，仁義的政治。仁，愛人；義，合理；政治含法律、軍事、經濟等等，與今日專指內政者不同。⑪況，音框，原義爲其次，第二；後借爲況且之況。⑫強戰，強力作戰，卽侵略戰，帝國主義戰；絕對不是反侵略戰。俗儒不解孟子，以爲他反對一切戰爭，實爲大誤。詳見上下文各章節。⑬率，古帥字，率領。⑭善戰者，指善爲侵略戰者。⑮連諸侯者，指合縱連橫的公孫衍、張儀等政客。⑯辟草萊，辟，古闢字；草萊，古義爲游牧民族的牧田。辟草萊，指武力驅逐弱小民族，侵佔其牧田。⑰任，古壬字，古義爲孕；此處借爲貪字。任土地卽貪他國領土，如今之帝國主義者卽「新殖民主義者」——俄帝然。

## 五

孟子曰：「今之事君者曰：『我能爲君辟土地①，充府庫②。』今之所謂『良臣』古之所謂『民賊』也！」——君不鄉道③，不志於仁④；而求⑤富之：是富桀⑥也！「『我能爲君約與國⑦，戰必克⑧。』今之所謂『良臣』，古之所謂『民賊』也！」

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；而求爲之強戰<sup>④</sup>：是輔<sup>⑤</sup>桀也！

「由今之道<sup>⑥</sup>，無變今之俗<sup>⑦</sup>，雖與之天下<sup>⑧</sup>，不能一朝居<sup>⑨</sup>也！」（告子）

要領  
同上節。

註釋

○辟土地，卽上節「率土地」「辟草萊」「任土地」的意思。○充府庫，卽上節賦粟的意思。○鄉道，鄉，古向字，往；道，王道。鄉道卽往王道政治上走。○志仁，志，志向；仁，仁政。志仁卽行仁政。○求，請求，謂請做官。○桀，夏桀王。○約與國，約，約會；與國，友好國。○約與國指當時合縱連橫。○克，勝。○強戰，見上節註十二。○輔，古幫字，助。○今之道，指孟子時諸侯對內暴虐，對外侵略。○今之俗，指政客和無職軍人如公孫衍、張儀、滑釐（慎到）等人助桀爲虐。○與之天下，指統一天下。○一朝居，指轉瞬滅亡。這是預言秦始皇的興亡。孟子目光如炬，論八十年以後世局，如指諸掌。

## 六

滕文公<sup>⑩</sup>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閒<sup>⑪</sup>於齊、楚。事<sup>⑫</sup>齊乎？事<sup>⑬</sup>楚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是謀<sup>⑭</sup>，非吾所能及<sup>⑮</sup>也；無已<sup>⑯</sup>，則有一焉：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<sup>⑰</sup>，效死而民弗去<sup>⑱</sup>，則是<sup>⑲</sup>可爲也。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

外交國策採獨立主義；軍事國策採守勢主義。

註釋

○滕文公，滕國之君。滕，今徐州。○閒，古間字，兩者之間。○事，侍奉。孟子時代，名戰國時代。小國居於兩大國之間，事甲則乙來侵，事乙則甲來侵。時齊在滕北，楚在滕西南，滕處境危殆。○謀，外交軍事計劃。○及，來得及之及，自謙之意。○無已，不得已。○與民守之，全國軍民總動員。○效死而民弗去，謂軍效死不潰，民效死不逃，這需要一全套計劃，孟子名之爲仁政。滕君果採用，見孟子滕文公篇各章「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『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』。文公與之處。」○是，事。

七

北宮鈞○問曰：「周室○班爵祿○也，如之何？」

孟子曰：「其詳，不可得聞也。——諸侯惡○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○。——然而軻○也嘗聞其略也：天子一位○；公○一位；侯○一位；伯○一位；子○、男○同一位；凡○五等○也。君一位○；卿○一位；大夫○一位；上士○一位；中士一位；下士一位；凡六等○。」

「天子之制○，地方千里○；公、侯皆方百里；伯七十里；子、男五十里；凡四等

○不能五十里，不達<sup>于</sup>於天子；附於諸侯，曰附庸。——天子之卿<sup>也</sup>，受地<sup>也</sup>視<sup>也</sup>侯；大夫受地視伯；元士<sup>也</sup>受地視子、男。

「大國<sup>也</sup>地方百里，君<sup>也</sup>十卿祿<sup>也</sup>；卿祿四大夫<sup>也</sup>；大夫倍上士<sup>也</sup>；上士倍中士；中士倍下士。下士與庶人<sup>也</sup>在官者同祿<sup>也</sup>。——祿足以代其耕<sup>也</sup>也。」

「次國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祿；卿祿三大夫<sup>也</sup>；大夫倍上士<sup>也</sup>；上士倍中士；中士倍下士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——祿足以代其耕也。」

「小國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祿；卿祿二大夫；大夫倍上士；上士倍中士；中士倍下士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——祿足以代其耕也。」

「——耕者之所獲，一夫百畝<sup>也</sup>。百畝之糞<sup>也</sup>，上農夫食<sup>也</sup>九人；上次食八人；中食七人；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差<sup>也</sup>。」（萬章）

要領 建國百年大計：有計劃地安定文武官吏的生活。

註釋

○北宮鑄，姓北宮，名鑄，衛國政治地位很高的人。○周室，周朝。○班爵祿，班，頒定；爵，世襲的階級；祿，巨額的薪餉。○惡，音物，討厭。○籍，成文法，檔案。周室自平王東遷以後，中央衰弱，諸侯獨立，以爵祿制不利於己之聚斂享受，兼以貴族太多，生乏者寡，政府不勝負荷，故廢去周初所頒成文法，並毀棄法典。○軻，孟子名，自稱名

○<sup>④</sup>位，爵位。以下之位，皆指爵位。<sup>⑤</sup>公，周初天子的長輩及重臣，封爲公爵，如周公、召公。公，古今義均爲對長輩的稱呼；周初始變爲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之首。五等爵延用至清朝始廢。<sup>⑥</sup>侯，卽后夏后氏之后，卽商周的天子，故商周對國內地方勢力民族首領及封建新君，名之爲侯。周初封同姓子侄和異姓甥舅建立新國，以藩屏王室，爵皆爲侯，如周公之子伯禽爲魯侯，姜尚爲齊侯，實卽夏語的后。<sup>⑦</sup>伯，卽後之霸字。周初輩幼功小者封伯爵，異族及地方勢力小者也封伯爵。<sup>⑧</sup>子，周初輩更幼功更小者封子爵；王族的異族均封子爵，如無終子、楚子。<sup>⑨</sup>男，周初輩最幼功最小者封男爵。<sup>⑩</sup>凡，共。<sup>⑪</sup>五等，爵分五等，卽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皆世襲，各有封地，亦皆世襲。周朝八百年，中央穩定五百年，其道理之一便在於此。<sup>⑫</sup>位，祿位。周朝爵位世襲；祿位也世襲，故孟子說：「士之子恆爲士」，卽一尉級官也祖孫父子輩輩任之；大夫亦然。周朝八百年中，中央地方穩定五百年，道理之二卽爲大夫、士的官祿世襲。周朝全套封建制度中的官吏世襲制度，教忠，教孝，防叛，防貪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確值得現代政治家的參考。<sup>⑬</sup>卿，周初政府高級文武官官名。<sup>⑭</sup>大夫，音太僕（補），不音大夫。

周初政府中級文武官官名。○上士，周初士分上中下三階，政府下級（基層）文武官官名。皆由貴族任之。○凡六等，指周朝政府文武官吏的祿位而言。君（不論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）一等祿，卿（亦不論爵）二等祿，大夫三等祿，上士四等祿，中士五等祿，下士六等祿。○天子之制，即周朝天子所建立的封建制度。○地方千里，指天子封地，平方千里。中央政府預算及天子（王室）俸祿，均仰給此領土中的貢賦。○以下類推。○四等，指封土即領土。○不達，貢物不達於天子。○附庸，附，附屬；庸，古傭字，用。附庸謂附屬於諸侯國，聽候調用，如顓臾附庸於魯（第一編「國策」註三），皆爲王族的異族及伏羲、黃帝、禹、紂子孫承祀的國。○周初中央政府的官員名；春秋以後，諸侯國中央政府官員亦名爲卿，並可由失去世襲祿位很久的士任之，如孟子便曾「加齊之卿相」。○受地，受封地，即采邑。○視，比照。○元士，天子的士官。其餘上中下三階之士，受田不受封地。○大國，諸侯國。○君，即諸侯。○君十卿祿，謂君除采邑外，所領薪餉，十倍於卿。○卿祿四大夫，卿與大夫俸額爲四比一。○大夫倍上士，大夫與上士俸額爲二比一。餘類推。○庶人，平民。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謂下士

與平民做吏者俸額相同。（祿足以代其耕，謂一下士一平民所得俸祿（薪餉）等於一農夫耕田的收入，即一百畝田的純益。這是周初規定俸額的基本原則，其俸值能養全家。）④卿祿三大夫，謂次國卿祿三倍於大夫。⑤大夫倍上士，自周朝中央政府到各諸侯國政府，大夫和上士俸額均為二比一，此為周朝的「統一薪俸」。附表如下：

周朝各國俸祿表

大國之君	次國之君	小國之君	大國之卿	次國之卿	小國之卿	大 夫	上 士	中 士	下 士
三萬二千 畝俸足養	二萬四千 畝俸足養	一萬六千 畝俸足養	三千二百 畝俸足養	二千四百 畝俸足養	一千六百 畝俸足養	八百畝 俸足養	四百畝 俸足養	二百畝之 俸足養	百畝之 俸足養
二五六〇 口	一九二〇 口	一二八〇 口	二五六〇 口	一九二〇 口	一二八〇 口	六十四 口	三十二 口	十六口 口	八口

①一夫百畝，周初「耕者有其田」制度。周創井田：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，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。」（孟子滕文公篇）公田之糧，繳

爲國賦。周代井田遺蹟，現在陝西中部及山西西南部儼然可見，須麥黃時由空中鳥瞰。𦗷糞，肥料。此處借作治字解。④食，古音異，今音飼。⑤周初俸祿制度，就是中庸所說的「重祿，所以勸士」，一上士薪俸足養三十二口之家，難怪當時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慷慨赴義了。

## 第二章 總動員○

孟子見梁惠王○。王曰：「叟○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！何必曰：『利』？亦有『仁』、『義』而已矣！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、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上下交征④『利』，而國危矣！萬乘之國⑤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⑥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⑦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⑧；苟爲後『義』而先『利』，不奪⑨不饜⑩！未有『仁』○而遺○其親者也！未有『義』○而後其君○者也！王亦曰『仁』、『義』而已矣！何必曰『利』？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 總動員的先決條件：用仁政養成仁義的官民。

註釋 ①總動員，是世界第一次大戰後，西洋的重要兵學思想。指戰時動員全

國的人力、智力、物力、財力和一切力量，參加戰爭。到史大林實行第一個「五年計劃」（一九二八年開始），希特勒實行「計劃經濟」（同時實行「計劃作戰」，參看第一編第五章「作戰」三節註①），總動員早於戰前開始，不止限於戰時才施行了。今日俄帝仍在進行第六個「五年計劃」，下至毛匪澤東的「五年計劃」，實際都是總動員。二十八年前，我們只知總動員係西洋兵學思想；近十年，我們才知孟子爲發明總動員的偉大兵學家。遠在周顯王三十三年（公元前三三六年），即孟子見梁惠王之年，他便建議梁惠王，在消極方面，「施仁政於民，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」，在積極方面，可以「無敵於天下」，而他所謂「仁政」即所謂「王道」，實爲一套「計劃經濟」。他認爲行「仁政」使國家給人足，「養生喪死無憾」，喚起官民的「仁義」之心，結果之一，是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」，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」，官民自然會「親其上，死其長」，內部絕無內亂，全國一致對外；而「仁政」本身，更能號召各國，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」，尤其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（按：各國革命黨），皆欲赴愬於王」，這一全套「計劃經濟」施

行的結果之二，是連外國人都被動員起來了。<sup>①</sup>梁惠王，即魏惠王，名罃。魏原都安邑（今山西），故稱魏惠王；後遷都大梁（今河南開封），又稱梁惠王。<sup>②</sup>叟，老者之稱，老先生。<sup>③</sup>交征，交，互；征，原義爲往，此處借作爭趨。<sup>④</sup>萬乘之國，擁有兵車萬輛的國。周初，萬乘指周天子，周末，萬乘指諸侯。<sup>⑤</sup>千乘之家，家，家族。千乘之家，孟子時指大夫之族。<sup>⑥</sup>以上各句指篡位。<sup>⑦</sup>以上各句指侵略，如萬乘之國吞併千乘之國。<sup>⑧</sup>奪，篡位，侵略。<sup>⑨</sup>饜，音宴，滿足。<sup>⑩</sup>仁，指仁官，舍士；仁民，舍兵。<sup>⑪</sup>遺，棄。<sup>⑫</sup>義，指義官，舍士；義民，舍兵。<sup>⑬</sup>後其君，指先顧自己，後顧君長。

二

梁惠王曰：「晉國<sup>①</sup>，天下莫強<sup>②</sup>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<sup>③</sup>之身，東敗於齊<sup>④</sup>，長子<sup>⑤</sup>死焉；西喪地於秦<sup>⑥</sup>七百里；南辱於楚<sup>⑦</sup>；寡人恥之，願比<sup>⑧</sup>死者一洒<sup>⑨</sup>之！如之何則可<sup>⑩</sup>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地方百里，而可以王<sup>⑪</sup>。王如施仁政<sup>⑫</sup>於民：省<sup>⑬</sup>刑罰；薄稅歛<sup>⑭</sup>；深耕易耨<sup>⑮</sup>；壯者<sup>⑯</sup>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<sup>⑰</sup>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；可使制梃<sup>⑱</sup>以撻<sup>⑲</sup>秦楚之堅甲利兵矣<sup>⑳</sup>！」

「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。——彼~~也~~陷溺其民~~也~~；王~~也~~往而征之，夫~~也~~誰與王敵？故曰：『仁者無敵』~~也~~，王請勿疑！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 總動員的效果：全國一致對外；敵國人民響應我之號召。

註釋

○晉國，爲周初封建之國，在今山西。春秋時代（公元前四五三年）分裂爲韓、趙、魏三國。魏原都安邑，後遷大梁，故魏國又稱梁國。梁出於晉，故惠王亦自稱晉國。○天下莫強，謂天下沒有比晉國再強大的國。○寡人，古君王自謙之稱，謂寡德的人。○東敗於齊，齊，齊國，在梁之東。桂陵之役，齊救趙敗魏（梁）；馬陵之役，齊救韓敗魏（梁）。○長子，梁惠王的太子，名申。惠王二十八年馬陵之役，被齊所俘而死，大將龐涓亦被殺。○西喪地於秦，惠王九年，秦魏戰於少梁；二十八年秦用商鞅破魏，虜公子卬；惠王後元五年，魏割河西之地與秦，被迫遷都於梁。○南辱於楚，魏趙內戰時，楚將景舍救趙，取魏睢、濶之地。惠王後元十二年，楚將昭陽敗魏，得八城。○比，替代。○酒，音審，古洗字，此謂雪恥報仇。○此謂「計將安出」。○王，晉王，興王。○仁政，仁義的政治，下面所說都是仁政。○省，減。○稅歛，稅收

○<sup>④</sup>深耕，深鋤土，使苗旺盛，則收穫多。<sup>⑤</sup>易耨，易，變換土地；耨，音「奴豆」，耘苗。謂今年耘此地，明年換另地，使土地輪流休息。<sup>⑥</sup>壯者，壯丁。<sup>⑦</sup>全句謂農暇辦教育訓練。<sup>⑧</sup>制挺，制，古製字；挺，木棍。<sup>⑨</sup>撻，古打字。<sup>⑩</sup>以上指出總動員的對內效果：全國一致對外。<sup>⑪</sup>彼，指齊秦楚各國。<sup>⑫</sup>陷溺其民，謂其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。<sup>⑬</sup>王，指惠王。<sup>⑭</sup>夫，語助詞。<sup>⑮</sup>「仁者無敵」，可能係孟子以前的古語。孟子嘗謂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」（本選「國策」一節），又好舉湯放桀武王伐紂的戰史作例，均明此義。上節指明總動員的對外效果：敵國人民響應我之號召。今日吾人實行「三七五減租」及「耕者有其田」，安定民生，並以號召大陸，即師孟子的遺教。

鄒<sup>①</sup>與魯<sup>②</sup>閔<sup>③</sup>。穆公<sup>④</sup>問曰：「吾有司<sup>⑤</sup>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<sup>⑥</sup>莫之死也。誅之，則不可勝誅；不誅，則疾視<sup>⑦</sup>其長上之死而不救。如之何則可也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凶年饑歲，君之民，老弱轉乎溝壑<sup>⑧</sup>，壯者散而之四方<sup>⑨</sup>者，幾千人矣。而君之倉廩實<sup>⑩</sup>，府庫充<sup>⑪</sup>，有司莫以告：是上慢<sup>⑫</sup>而殘下<sup>⑬</sup>也！曾子<sup>⑭</sup>曰：『戒之！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<sup>⑮</sup>！』夫民今而後得反之<sup>⑯</sup>也；君無尤<sup>⑰</sup>焉！」

「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！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 不行仁政——不能總動員；且將引起革命。

註釋

○鄒，國名，今山東鄒縣。孟子的本國。○魯，國名，也在今山東。○鬪，戰鬥。○穆公，鄒君。○有司，文武官吏。○民，含兵。○疾視，仇視。○老弱轉乎溝壑，老弱，老人小孩婦女；轉，輾轉；溝壑，壕溝。○全句謂餓死。○散而之四方，散，逃亡；之，去；四方，各國。○倉廩實，謂屯積糧食。○府庫充，謂滿貯錢財。○上慢，謂有司上欺君王。○殘下，謂有司下害人民。○曾子，曾參，孔子弟子。○出乎爾，反乎爾，謂自食惡果。此謂以仁政待民，則民「親其上，死其長」；以暴政待民，則民「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」。○夫民今而後得反之，謂以前人民僅只「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」；今後要造反——革命了。○尤責。

四

梁惠王曰：「寡人○之於國也，盡心○焉耳矣○！河內○凶，則移其民於河內；河東凶，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○，何也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」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；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如何？」

曰：「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」

曰：「王知如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」

「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——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」

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；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；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：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」

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；塗有餓莩而不知發；人死，則曰：『非我也；歲無罪也！』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『非我也；兵也！』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 仁政的標的：黎民不饑不寒。

註釋 ①寡人，古君王自謙之詞，謂無德的人。②盡心，費盡心機。③焉耳矣

，三個虛字，表示十分盡心了。㊂河內，河，今黃河；河以南爲河內。  
㊃河東，時黃河入淮，河東卽黃河東岸。㊄此兩句見當時人口問題是稀少而不是過剩。㊅好戰，喜好打仗。㊆喻，譬喻。㊇填然，打鼓聲。古代擊鼓則前進，鳴鑼則退兵，猶今用號音者。㊈兵刃既接，接戰。㊉棄甲曳兵，甲，鎧甲；兵，兵器。㊊走，敗走。㊋五十步笑百步，謂後退五十步者譏笑後退百步者爲不勇。㊌直，僅止，只是。㊍兩句是說：梁與鄰國，都不行仁政，雖梁較盡心，仍是失敗。㊎不違農時，謂農民田忙時，不徵發其服勞役。㊏勝食，吃不吃勝，言穀之多。㊐數罟，數音促，細密；罟，音古，網。㊑洿池，洿，音汙，深。洿池，深池。㊒養生喪死無憾，養，奉養；生，生活；喪，治喪；死，老者之死；憾，音漢，古恨字。㊓王道，帝王之道，指仁政。孔孟之學，稱爲「聖功王道」，亦謂「內聖外王」，是說內心修養，進入聖域；治國之道，可王天下。

㊔五畝之宅，謂一家院落佔地五畝。㊕帛，紬，謂家家植桑，養蠶，織紬，五十歲者有紬可穿。㊖食肉三旬，謂家家養牲口，七十歲者有肉可吃。㊗百畝之田，周初，一夫受田百畝。㊘勿奪其時，卽不違農時。㊙庠序，庠，音祥。殷朝學校名序；周朝學校名庠；夏朝學校名校。校、

序、庠讀音雖不同，都是由學字轉來。○申，說，誠。○孝悌，孝，愛親；悌，音涕，愛兄弟。○頤白，頤，古斑字。頤白，髮半白的老者。○不負戴於道路，謂老者不必爲生活而奔走。○黎民，黎，黑黎。黑黎由夏語 Hara 錄音而來。Ha 爲黑，ra 爲黎。黎民，老百姓。○然而，然，這樣，如此；而，而且。○王，音旺。謂復興。此全段皆爲王道政治。我們看孟子王道的要領，是先解決民生問題，然後再講道德說仁義，不是說空話，乃是真辦法。○狗彘食人食，指統治階層貪污浪費。○塗，道路上。○餓莩，莩音漂。餓死的人。○發，發倉廩災。○歲，年頭不好。○王無罪歲，罪，責備。謂王不可歸罪於年頭不好；應力行仁政。○天下之民至，謂把各國的人民都號召動員來了。

## 五

齊宣王○問……曰：「德○何如則可以王○矣？」

曰：「保民○而王，莫之能禦○也！」

曰：「若寡人○者可以保民乎哉？」

曰：「可！今王發政○施仁○：使天下○仕○者皆欲立於王之朝○；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○；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；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○；天下之欲疾其君○者皆欲赴

懇於王曰：其若是孰能禦之？」

王曰：「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！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圖之。」

曰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爲能。——若民也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。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：是罔民也！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」

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；然後驅而之善：故民之從之也輕。——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：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」

「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？——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饑矣；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：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 孟子仁政的基本理論：「無恒產無恒心。」

註釋 ①齊宣王，齊國的王，名辟疆。孟子見王在周慎齋王二年（公元前三一

九）。○德，古義爲族，族以合群爲共守的道德，故後來德字變爲道德之義。○王，稱帝稱王之王，謂統治天下。○保民，保護人民。○莫之能禦，莫，沒有；之，指保民而王；禦，抵抗。謂沒有任何國家能抵抗保民而王者。○寡人，君王自謙之詞，無德之人。○發政，頒發政令。○施仁，實行仁政。○天下，指各國。○仕，文官武官。○朝，朝廷。○野，田。○塗，道路。○疾其君，疾，痛恨。指反對本國君王者，即革命家。○愬，古訴字，控訴。○王，此指宣王。○孰，古誰字。○這一段是說如行保民的仁政，可以動員外國的士、農、工、商，投奔我國，以增加人口及財力；並可領導外國的革命。○惛，昏庸。○不能進於是，謂不能設計得比這些道理辦法更進一步。○夫子，宣王呼孟子。○輔，助。○明，明白地。○審，聰明。○嘗試，嘗，嚐；試，試驗。此謂試驗着辦。○恆產，恆，永久；產，產業。此指當時井田制度和重祿制度，均已敗壞，人人均無永久的產業。○恆心，永恆的心，指道德節操而言。○惟士爲能，士，下級貴族。此類貴族或任下級文武官吏，或從事讀書，或經營工商，尙未十分受到生活打擊，故孟子認爲士雖無恆產，還有恆心。例如鄒與魯閔，魯國士官三十三人戰死（本章三節），即無恆

產而有恆心之證。孔孟和其門徒都是無恆產的人，却能有內聖外王的恆心，以天下爲己任。<sup>○</sup>民，人民，含兵。<sup>○</sup>放辟邪侈，放辟，放肆；邪侈，作惡。<sup>○</sup>陷於罪，犯了罪。<sup>○</sup>刑，刑法。<sup>○</sup>罔民，罔，古網字。謂將人民看作禽獸，一網打盡。<sup>○</sup>焉，音煙，豈，那里。<sup>○</sup>制民之產，制定法令給民產業。<sup>○</sup>仰，往上。<sup>○</sup>俯，往下。<sup>○</sup>畜，養活。<sup>○</sup>樂歲，豐收的年頭。<sup>○</sup>凶年，災荒的年頭。<sup>○</sup>驅，驅使。<sup>○</sup>之，走，赴。<sup>○</sup>輕，輕易。<sup>○</sup>惟，僅。<sup>○</sup>恐，怕。<sup>○</sup>贍，足。<sup>○</sup>奚，何。<sup>○</sup>之，這個。<sup>○</sup>則，卽。<sup>○</sup>盍，何不。<sup>○</sup>反其本，反，返；本，周朝的基本制度。<sup>○</sup>這段文字，和本章四節相同。

## 六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<sup>○</sup>。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有！——人<sup>○</sup>不得，則非<sup>○</sup>其上<sup>○</sup>矣！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<sup>○</sup>也；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<sup>○</sup>也。樂民之樂<sup>○</sup>者，民亦樂其樂<sup>○</sup>；憂民之憂<sup>○</sup>者，民亦憂其憂<sup>○</sup>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：然<sup>○</sup>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「——昔者，齊景公<sup>○</sup>問於晏子<sup>○</sup>曰：『吾欲觀<sup>○</sup>於轉附<sup>○</sup>、朝儕<sup>○</sup>，遵<sup>○</sup>海而南，放<sup>○</sup>於琅邪<sup>○</sup>。吾何修<sup>○</sup>而可比於先王<sup>○</sup>觀也？』晏子對曰：『善哉！問也！天子適

○諸侯，曰巡國狩。巡狩者，巡所守國也。諸侯朝國於天子，曰述國職。述職者，述所職國也。無非事者國：春省耕而補不足國；秋省斂而助不給國。夏諺國曰：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國？吾王不豫國，吾何以助國？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國。今也不然國：師行而糧食國，飢者弗食，勞者弗息國，睭昧國胥讒國，民乃作懸國。方命國虐民，飲食若流國，流連荒亡國，爲諸侯憂國。從流下而忘反國謂之流；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；從獸無厭謂之荒；樂酒無厭謂之亡國。先王無流連之樂，荒亡之行。惟國君所行也。』

「景公說國。大戒國於國，出舍國於郊國，於是始興發國，補不足。召國太師」曰：『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！』蓋徵招、角招是也，其詩曰：『畜君何尤國？』『畜君者，好國君也！』（梁惠王）

### 要領 孟子仁政的基本理論——「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。」

#### 註釋

- 雪宮，齊國離宮名。
- 人，指下級文武官吏及人民。
- 非，古誹字，音匪，誹謗。
- 上，上級。此指君王。
- 非，不應該。
- 非，不應該。
- 樂民之樂，謂人民引以爲樂的事，君王先爲做之。人民所樂者「春耕補不足」，「秋斂助不給」；君王先爲之。
- 民亦樂其樂，謂君王引以爲樂的事，人民也樂於參加。君王所樂者，如遊雪宮，及上文所見「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」，「親其上，死其長」之類；人民亦必踴躍爲

之。㊂憂民之憂，謂人民引以爲憂之事，君王先做之。人民所憂者「餓者弗食」，「勞者弗息」；君王先免之。㊃民亦憂其憂，謂君王引以爲憂的事，人民也爲君王分憂。君王所憂者，如梁惠王憂人口不足及子仇未雪，魯穆公憂人民不死國難，齊宣王憂不能稱王之類；人民也必忠勇以赴之。㊄然，如此。指「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」說。㊅齊景公，名杵臼。  
⑥晏子，名嬰，字平仲，齊景公時的良相，孔子很稱贊他。⑦觀，遊覽。⑧轉附，今山東之罘島。⑨朝儻，今山東成山頭。⑩遵，循。⑪放，至。⑫琅邪，今山東琅琊臺。⑬修，治。⑭先王，景公以前的齊王。⑮適，往。⑯巡，往察。⑰守，職守，業務。⑱朝，音潮，朝見。⑲述，陳述。⑳職，職守，業務。㉑無非事者，無非，不過；事者，幹的。此四字貫下文「春省」「秋省」兩事。㉒春省耕而補不足，謂天子春天巡狩是考察耕地的是否足用而補行授田。㉓秋省斂而助不給，謂天子秋天巡狩是考察賦稅是否合理而資助不足。㉔夏諺，夏，夏朝；諺，民謠。㉕休，古麻字，得福。㉖豫，古遊字。㉗助，得助。㉘度，法度。以上六句，當是夏諺的譯文。㉙今也不然，晏子接着說：現在不是那樣了。㉚師行而糧食，師，天子所帶的兵；行，行進；糧，民糧；食，吃。謂天

兵就地徵糧，將人民存糧吃光，老百姓因之挨餓。○勞者弗息，勞者，人民服勞役者；弗，不。謂天子到處，人民被徵服勞役，不能休息。  
○睭，側目而視，既怕又恨。○胥讒，胥，相；讒，罵，謂怨聲載道。  
○慝，音態，奸慝，作亂。○方命，方，古背字；命，先王的誠命。謂此種巡狩，乃違背先王的誠命。○飲食若流，謂地方供應御膳軍需，如流水不息。○流連荒亡，晏子有解見下文。○爲諸侯憂，謂天子巡狩，不單虐民，並爲諸侯添憂。自「師行」至「爲諸侯憂」，當也是古諺，爲晏子所誦習者。○反，古返字。○以上四句，晏子爲景公解釋上引「流連荒亡」四字。○惟，古維字，望，想。自「善哉」至「惟君所行也」，都是晏子對景公所說的話。○說，古悅字。○戒，齋戒。○出舍，出宮，外宿。○郊，郊野。○始興發，始，開始；興，做；發，發倉放賑。謂起始做開倉放賑的事。○召，古招字。○太師，樂官。○徵招、角招，兩樂章名。徵，音紙。○「畜君何尤？」係兩樂章中的一句，畜，奉養，今謂擁護；君，君王；何，有什麼；尤，過，毛病。謂「擁護君王有什毛病？」意爲大有好處。孟子引此句詩，證明「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」。○好，音耗，愛。謂君臣得到人民的敬愛與擁護。果如此，

可以說把軍民從心上動員起來。

## 七

孟子曰：「仁之勝不仁○也，猶○水勝火。」

「今之爲仁者，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，不熄，則謂之水不勝火；此又與○於不仁之甚者也！亦終必亡而已矣！」（告子）

要領 行仁政而仍不能作到總動員，因其仁政尙未够分量。

註釋 ○仁之勝不仁，謂仁君必能戰勝暴君。○猶，古如字，像○興，列入。

## 第三章 心理作戰 □

孟子曰：「天時○不如地利○；地利不如人和○。」

「三里之城○，七里之郭○，環而攻之而不勝。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；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」

「城非不高也，池○非不深也，兵革○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；委○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」

「故曰：『城民①不以封疆之界②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③。』得道④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⑤。寡助之至，親戚畔⑥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⑦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：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⑧！」（公孫丑）

## 要領

「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。」

## 註釋

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英國北岩爵士指揮對德宣傳，用傳單、小冊、報紙作工具，宣傳德國爲軍國主義，政治不民主，以瓦解德軍的士氣；並擴大報導德軍姦殺搶掠放火的暴行，以爭取美國的借款和參戰；戰史家指此爲宣傳戰。同時，德皇威廉在美國開設銀行，派孔聊白偽裝社會主義者，以同情姿態，供給俄國革命黨金錢軍火；德軍參謀長魯登道夫也派參謀，僞稱同情列寧革命，用秘密火車，潛送列寧返俄，推翻克倫斯基政權。列寧執政後，對德和議，德國東方的危機，因而解除。戰史家指這兩事爲德國的謀略戰，實際上這也是心理戰，即德國利用俄國人的革命心理，扶置其革命黨，在國內暴動，以根本瓦解俄國的政治與軍事，使之不能對德作戰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美軍正式成立「心戰組」，以宣傳謀略爲手段，從事瓦解德軍的士氣，分化德國的團結，頗著功效。近十餘年來，心理作戰業已列入戰術甚至戰略的範圍。而俄帝自一

九一四年以後，利用各國的階級心理和民族心理，展開心理作戰，宣傳「共產主義」，倡導「世界革命」和「殖民地獨立運動」，付出大量的金錢軍火，編組「共產黨」，以顛覆各國的政府，扶置向俄「一面倒」的偽政府偽國家，就戰史的立場看，這是俄帝戰略性的心理作戰。而日本軍閥實為近代英德俄美心理作戰的前輩。他們早於六七十年前，便以「大東亞共存共榮」為宣傳，分化朝鮮與中國的關係，援助朝鮮「獨立」，並鼓動滿蒙回藏脫離中國。至「九一八」後，宣傳「王道主義」以導演偽「滿洲國」，鼓吹「民族主義」以扶置偽「蒙古國」和偽「西藏國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他們更唱出「大東亞共榮圈」，導演印度的鮑斯、菲律賓的劉勒爾等，製造印度、緬甸、泰國種種偽政權。就戰史觀點看，這都是戰略性的心理作戰。註者以為：近代實施戰略性心理作戰，日本最早，俄帝次之，英德美殆瞠乎其後。考證日本何以早在六七十年前便精通心理作戰？實因日人熟讀中國戰史和孫子十三篇「全國」「全軍」「用間」的戰術；並活用孟子以「王道」「仁政」動員隣國人民，使之「仰」日閥「若父母」，「赴愬於」日的要領而已。證據便是日閥在偽「滿洲國」用「王道主義」，在偽「蒙古國」用「民族主義」，純為中

國戰史中武王克殷「計劃作戰」的一套（參看「孔子治兵語錄」作戰章第三節註①武王克殷戰史）。日闕在軍事思想上，確是主觀地想這樣作爲；只是客觀上，時代不同（二十世紀），民族不同（殷周時無民族問題），日本國策爲侵略，日軍行爲太禽獸，以致他們搞不好而已。註者這個講評，想來日人也會同意的。今天我們第三任務是反共抗俄，收復大陸。毛澤東在政治上說是暴君，是桀紂，在國族上說是漢奸，是溥儀汪精衛。大陸同胞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南望王師，如「大旱之望雲霓」。我們的客觀反攻條件「失道者（毛匪）寡助」是十分成熟；現在只看我們的主觀條件和軍事佈置了。如果我們作到「得道者多助」並能佈置「攻親戚之所畔」「赴愬於王」的軍事，則反攻勝利是毫無問題的。因此，我們要熟讀孟子有關心理作戰（戰略性的）的遺教，尤其要貫通孔孟兵學，妥善準備主觀條件。②天時，天象的種種條件如時間、氣候、風雨等。舊解爲「時日干支孤虛王相」，不確。③地利，地形、裝備、後勤等。④人和，上下一心，敵我一心。詳見本節正文。⑤城，築城，工事庫倫」。⑥池，護城河。古代築城，城外圍之以河，城門外河上設弔橋。

，如今之外曠。⑤兵革，兵，武器；革，皮制鎧甲。⑥委，棄。⑦域民，域，古字字，音字，此處作動詞用，指統治和號召。民，人民含士兵。  
⑧封，疆封，用土築城，植之以樹，古謂爲封；疆，界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全句，謂古代君王所統治的人民，不只指住在城郭以內有戶籍的人民；就是號召隣國的人民移來本國，也未爲不可。⑨固，固守。⑩威，服。全句爲古代基本軍事思想。如湯之東征西怨，南征北怨（本選戰史章第六節），都謂爭取國外人民的心理，使之傾心於我，「撫負而至」（論語）。孔子所謂「我戰則克」，本節所謂「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」，皆謂以心理作戰克敵，亦卽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（孫子）。⑪上三句，皆孟子引古人之言，詳註見⑫。⑬得道，道卽王道，也卽仁政。得道謂以仁政號召天下。⑭失道者寡助，失道謂不行王道，不行仁政；寡助謂除幹部黨羽外，無人心服相助。毛匪澤東公開說自己「不行仁政」，殺人、放火「清算」、「鬥爭」、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、「公私合營」、「農村合作」，大陸人民確已不助毛匪，並盼我們反攻。這兩句是孟子所創心理作戰中「知己知彼」的要領。⑮畔，古叛字。⑯順，歸順，降順。⑯這一大段，孟子先介紹古語三句，首句說明古代人民在法律上沒有國

籍界限，在政治上可以選擇自由，故施行仁政，不但可以團結本國人民，親上死長；更可以號召外國人民，踴躍來歸。次句說明，城高池深，山險谿峻，兵利革堅，米多粟足，都非防守的絕對條件；防者如施行暴政，殘民以逞，自有親戚叛變，如微子奔周，士兵倒戈，如牧野不戰，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」（見「戰史」三節），「委而去之」的史證。第三句說明威服天下，不恃兵戈，因為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」（孟子公孫丑篇）。在引古語作證後，孟子便綜合三代興亡，春秋戰史，得出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」兩條定理，並制定「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」四句知彼知己判讀規律，然後寫出心理作戰最高要領：「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」，結論則為「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！」孟子這篇大兵書，較之孫子純用「間諜」，在敵國製造「上兵」，以達成「伐謀」「伐交」「全國」「全軍」，孟云「不戰」，孫云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兩人戰果相同；但孟子終是儒將風格，孫子終是兵家面目：一為王道，一為霸道，一為平天下，一為商湯王周武王，一為史太林希特勒，一為戰略的心理作戰，一為戰術的心理作戰，在兵學上截然分為

大巫小巫，自然人爲兩個定型。我們今天反共抗俄的戰爭，在戰略上必須採用孟子式的心理作戰，以爭取大陸的全部人心；在戰術上也必須使用孫子式的心理作戰，以策反毛匪的一般幹部。

## 二

孟子曰：「……詩○云：『商○之子孫，其麗○不億○。上帝既命○，侯于周服○。○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○：殷士膚敏○，裸將于京○。』孔子曰：『仁，不可爲衆也○。』」

「夫○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猶○執熱○而不以濯○也！詩云：『誰能執熱，逝○不以濯○？』」（離婁）

### 要領

「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」

### 註釋

○詩，詩經。下面引詩，出於大雅文王。○商，商朝。○麗，數麗。數，詩曰麗，舊註不知其故，現經考定：數麗係夏語 *Sulji* 經用殷周字寫爲數麗奇，數、麗均是數；奇則表示單數。○不，不止；億，十萬。○上帝既命，謂上帝已經下了命令，令周文王代商紂王作天子。○侯于周服，侯，古維字，卽唯；于，古於字，周，周朝；服，古音逼，臣服。謂上帝已經下了命令，商人唯有臣服周朝。○天命靡常謂，上帝的命令

不一定永久令紂王作天子。這四句詩，是當時的宗教思想；但也是一種心理作戰。在戰史上，心理作戰共用六種工具，一、婚姻；二、爵祿；三、百金；四、宗教；五、教育；六、主義。這四句詩所表徵的是宗教性的心理作戰。殷士膚敏，殷，卽商，先都於商，後都於殷，故有兩名，如魏卽梁然（見「總動員」二節註一）；士，戰士；膚，皮膚；敏古音武，脚。裸將于京，裸古本作裸，舊註：以酒獻尸，尸受酒灌於地，以迎神，茲不從，校爲裸，音果，露體；將，原義卽嫁，此借爲携带，俘虜；京，京城。「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」謂殷兵被俘來京，赤膊赤腳。下文有「厥作裸將，常服黼冔」，謂周人優待俘虜，又許他們穿商服戴商帽；又，尸均由魂巫爲之，不用異族，均可證拙註爲確。孔予讀上引這幾句詩以後，說：「仁，不可爲衆也」一句話，謂商朝子孫雖不止十萬，遇到「仁」，便倒戈投降，歸順周朝，作了俘虜。夫，按查；或云起語詞。猶，像。執熱，執，拿；熱，熱物。灌，音卓，用冷水沾手。逝，舊不知解，今以爲就是走。全句謂誰能在檢新出屨的熱饅頭，不趕快走去用手沾點冷水？全段是說：按詩句和孔子的話查看起來：國君好行仁政，天下無敵。現在呀，想無敵於天下而不

行仁政，這就像檢熱饅頭，不用手沾些冷水：熱饅頭檢不到手，還把手燙壞了。有詩爲證：「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？」孔子看出仁政可以瓦解人衆的商紂王，孟子力主仁者無敵，就兵學的立場看，這仁政不是心理作戰又是什麼？

### 三

孟子曰：「有人曰：『我善爲陳<sup>一</sup>，我善爲戰<sup>二</sup>。』大罪也<sup>三</sup>。」

「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<sup>四</sup>。南面而征，北狄<sup>五</sup>怨；東面而征，西夷<sup>六</sup>怨，曰：『奚<sup>七</sup>爲後我？』——武王之伐殷<sup>八</sup>也，革車三百兩<sup>九</sup>，虎賁<sup>十</sup>三千人，王<sup>十一</sup>曰：『無畏！寧爾也！非敵百姓也<sup>十二</sup>！』若崩厥角稽首<sup>十三</sup>。征之爲言，正也。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戰？」（盡心）

#### 要領

「不戰而勝」的戰史。

#### 註釋

○陳，古陣字，守勢。○戰，戰爭。○大罪，謂作戰則殺人，應犯大罪；必須「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」，才算救人而無罪。俗儒看孟子指斥善陳善戰者有大罪，又云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（見「國策」四節註十四）便以爲孟子反對一切戰爭，實不懂孟子僅反對侵略戰，絕不反對守國戰和救民戰，而稱之爲「義戰」。○註見上節○。○北狄，北方人。此族

自稱「達拉特」，義爲「七族」，爲「匈奴」的一部。打獵，使犬，拜火，以羽毛爲飾，故周初錄音爲「狶」，又錄音爲「翟」，周末錄音爲「代」，弋人之意，趙襄子逐之北遷，佔其南部地今晉北一帶。趙人又名之爲「襜褴」。漢初名之爲「丁零」。以後或名「鐵勒」，或名「韃靼」。○西夷，西方人。商朝時西夷，卽後之周朝人。夷，古人字，用矢繳的人。孟子說：「文王，西夷之人也」（離婁）。○奚，古何字。○見孔子治兵語錄「作戰」章第三節註④。○革車三百兩，革車，裝有皮甲的戰車；兩，古輜字。本大系司馬法曰：「革車一乘，士十人，徒二十人。」○虎賁，戰士。○王，武王。○「無畏！寧爾也！非敵百姓也！」無畏，不要害怕；寧爾，安撫你們；非敵百姓，不把百姓當作敵人。此爲武王伐紂時的宣傳口號，也就是心理作戰。○若崩厥角稽首，若崩，像山崩一樣的聲音；厥，頓；角，首；稽首，磕頭至地。謂商人聽到武王來，下跪磕頭，聲如山崩。

## 四

孟子曰：「桀、紂○之失天下○也，失其民○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○也。○得天下○有道○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

心有道：所欲，與之；聚之；所惡，勿施。爾也。

「民之歸仁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圹也。故爲淵敵魚者，獺也；爲叢  
國敵爵者，鶴也；爲湯、武國敵民者，桀與紂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  
皆爲之敵矣。雖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。  
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詩云：『其何能淑？  
載胥及溺。』此之謂也。」（離婁）

要領 心理作戰的戰法：「所欲，與之；所惡，勿施。」

註釋

①桀紂，桀，夏桀王；紂，商紂王。②失天下，亡國。③失其民，民，  
人民含士兵。失去人民。④失其心，心，民心，士氣。人心叛變，士  
氣瓦解。⑤得天下，革命得政權，反攻討叛逆。⑥道，道路，道理。⑦  
所欲，與之，聚之，欲，民心之所欲；與之，給他；聚之，爲民積聚。  
⑧所惡，勿施，惡音物，討厭的事；勿施，不要做。⑨爾也，爾，古耳  
字，而已；也，古呀字。⑩民之歸仁，人民的歸附仁政。⑪猶，古由字  
，如同。⑫擴，古曠字，荒野。⑬爲淵敵魚，爲，音渭，替代；淵，音  
窪，深池；敵，音區，古驅字。⑭獺，音塔，水獸。⑮叢，音蟲，小樹  
林。⑯爵，音狡，古雀字。⑰鶴，音占，鷹。⑱湯、武，湯，商湯王；

武，周武王。○好仁，好，音耗；好仁，喜好施行仁政。○諸侯皆爲之敵，諸侯，各國之君；皆，全；爲之敵，替行仁政的君王敵民。兩句是說：「現今天下如有喜好施行仁政的君王，則各國不行仁政的君王都爲他驅來人民。」謂人民爲避暴政，都來投奔仁政，像今天鐵幕各國人民，包括大陸人民，奔向自由一樣。由此可知孟子正用行仁政來作心理戰。

○七年之病，病了七年。○三年之艾，艾，音愛，草名。三年之艾，謂陳年之艾，可以炙病。○苟爲，苟，音狗，假定；爲，音維，作爲。○蓄，古蓄字，儲蓄。○以上五句，是說：「七年的重病，要找來三年的陳艾，才可以針灸，使病痊癒。假使不從今天起，用三年工夫，培養陳艾，則永遠無艾，不得治好。」意指仁政須三年才見功效，如認爲迂緩不能濟急，而不施行，則永遠不必想得天下了。○詩，此詩見大雅桑柔篇。○其，他。○淑，善，好。○載，古則字。○胥，音粟，相。○到。○溺，音逆，跌入水中。○孟子這篇文字，首舉古時商伐夏周伐商的戰史爲例，作出「失天下者，因失民心；得天下者，因得民心」的定理；次作出「得民心的方法：所欲，與之；所惡，勿施」的要領。以東北淪陷歷史來看，孟子的話，今天太有價值了。三十四年抗日勝利的

時候，東北淪陷區人民歡迎我們，簞食壺漿喜極落淚，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。就是孟子所說「所欲，與之」，因為我們把人民從敵偽的手中拯救出來，「得民心」了。三十七年，東北淪陷，人民痛恨我們，連一碗也討不出來，許多官兵被人民捕獲送交匪軍了，這也是我們親身經驗，也就是自己嚐到孟子所說「失民心」的惡果了。我們當年怎樣失去了東北的民心？因為我們在東北所幹的事，正是人民所憎惡的事。人民所惡的事是「刦搜」；我們便「刦搜」。人民所惡的事是「擾民」；我們便「擾民」。我們應該識悔，我們應該痛哭！再以反攻大陸後情況推之：我們一朝登陸，大陸人民的歡迎我們，會比當年更為熱烈，我們「得民心」乃是鐵定的事了，我們必須擴大這種「戰果」，千萬要以當年東北的失敗為戒。如果再「刦搜」，再「擾民」，再「失民心」，那麼我們便該萬劫不得人身了！毛匪澤東暴過桀紂，奸過溥汪，已把「民」給我們「敵」來了；我們還該再把「民」給他「敵」回去麼？但，這不是「良心」問題，而是「風紀」問題；不只是「風紀」問題，也是「法制」（法律與制度）問題。上級文武機關怎樣設計全套「法制」？中級文武機關怎樣妥善執行「法制」？下級文武人員怎樣拿出「良心」，維持「風紀

「？」必須反攻之前先作規定，反攻之後切實力行。

五

孟子見梁襄王。出，語人曰：「望之，不似人君；就之，而不見所畏焉；卒然<sup>○</sup>問曰：『天下惡乎<sup>○</sup>定<sup>○</sup>？』

「吾對曰：『定于<sup>○</sup>一<sup>○</sup>！』

「『孰<sup>○</sup>能一之？』

「對曰：『不嗜<sup>○</sup>殺人者能一之！』

「『孰能與<sup>○</sup>之？』

「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也！——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<sup>○</sup>矣。天油然<sup>○</sup>作雲，沛然<sup>○</sup>下雨，則苗浡然興<sup>○</sup>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今夫<sup>○</sup>天下之人牧<sup>○</sup>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<sup>○</sup>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皆引領<sup>○</sup>而望之矣。誠<sup>○</sup>如是也，民歸<sup>○</sup>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<sup>○</sup>之<sup>○</sup>？』」（梁襄王）

要領 戒殺。

註釋

○梁襄王，惠王之子，名赫。○就，古卽字，近。○卒然，卒，古猝字，音促，倉猝，造次；然，尾音。倉猝、造次、卒然，一個夏語的三種寫法，這個夏語音「猝勒猝干」，猝勒寫爲猝然或卒然；猝猝寫爲倉猝

或造次。四惡乎，惡，音物，古何字。惡乎今謂怎樣呢。五定，平定。  
一，統一。六孰，古誰字。七嗜，嗜好。八與，贊成。九槁，音搞，枯。  
十油然，悠然。十一沛然，沛，古霑字；原語爲雨，借爲充份。十二淳  
然興，淳，音膊，硬；興；音姓，起。十四今夫，今按。国人牧，人，人  
民；牧，音木，牧牛牧馬之牧。人牧，統治者。十五如，古若字。十六引領  
，引，伸；領，頸。引領而望，伸着頭盼望。十七誠，實在。十八歸，歸附  
，歸順。十九禦，防止。二十全篇大意爲不可殺人。戰時，不殺人，也是重  
要的心理作戰。毛匪今天失去大陸民心，正因爲他殺人二千萬。將來我  
們反攻大陸，除重要匪首外，一個不殺，則大小匪幹必沛然來歸。

## 六

孟子曰：「尊一賢一使三能四，俊傑五在位六，則天下之士七，皆悅八而願立於其  
九朝十矣；市十一，廛而不征十二，法而不麌十三，則天下之商，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；關十四  
，譏十五而不征，則天下之旅十六，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；耕者，助十七而不稅，則天下之農  
，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；廛，無夫里之布十八，則天下之民，皆悅而願爲之氓矣。——信  
十五能行此五者，則鄰國之民，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  
濟者也。如此，則無敵於天下。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十九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二十。」

## 」（公孫丑）

要領  
註釋

無敵的戰略：戰略性的心理作戰。

○尊，尊重，尊敬，任用。○賢，有德有能的人。○使，任用。○能，能力，才能。○俊傑，俊，英俊，材過千人；傑，豪傑，材過萬人。○位，職位。○士，文士，武士。○悅，心裡喜歡。○其，他的。○朝，朝廷，政府，軍隊。以上各句爲用賢才。○市，市場。○廛而不征，廛，音纏，市房，此謂收房捐；征，徵收，此謂收貨物稅。全句說：「收房租，不收貨物稅」。○法而不廛，法，市官收貨稅之法；廛，房租。全句說：「收貨稅，不收房捐」。○關，關卡。○譏，古稽字，稽查，伺察。○旅，行商。○助，周朝初年行井田制，井九百畝，八家各受百畝，同養公田百畝。藉民力耕公田，不另收田稅，謂之助。○夫里之布，夫布，里布。布，古幣字，錢幣。夫布，農、工、商人因業不能爲政府服公役者，應納一定的錢幣交政府代雇他人。里布，鄉里不生產之地如花園等，應納一定的錢幣，以限制浪費。○信，誠然。○天吏，上帝樣子的好君王。○孟子時代，稅繁額重；故他力主輕稅，並行井田，以改善本國民生，並號召鄰國人民。其法如行，就政治說是仁政，就人民說

是實惠；而就軍事說正是政略性的心理作戰。如有某一國實行孟子全套仁政，則「鄰國之民，仰之（行仁政之君）若父母」，必紛紛奔向自由；若「往而征之」，鄰國暴君「率其（行仁政之君）子弟，攻其父母」，也必發生前途倒戈的現象，正是他所謂「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」（見本章第一節）。一九二四年以後，俄帝正用此種心理戰法，征服世界。他們實在是把「共產主義」當作心理戰的工具來使用，將它說成「仁政」，將俄國說成「天國」，以號召世界不明俄國真象的愚人。毛澤東也正用此種心理戰法，征服了大陸！現在紙老虎戳穿，俄國人自己已不信史赫的謊言，大陸人民更不信毛周的騙局，他們假藉「共產主義」打心理戰固然註定是失敗了；但當時假「仁政」不也哄得許多人「仰之若父母」而「一面倒」了麼？如果自由世界乘俄國的假「仁政」行將根本垮台的時機，我們認真施行仁政，自己人民固然得到實惠，內部安定，自無問題；更可發生反共抗俄心理作戰的效用，號召已對俄匪絕望的人民，奔向自由乃至爆發革命。一旦國軍登陸，大陸人民本已「仰」我們「若父母」，毛匪還能「率」我們的「子弟」攻擊我們麼？

## 第四章 士 德

王子摯○問曰：「士○何事？」

孟子曰：「尚志○！」

曰：「何謂『尚志』？」

曰：「仁義○而已矣○！殺一無罪，非仁也；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○，惡在○？仁是也！路，惡在○？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○之事備矣！」（盡心）

要領  
尚志。

註釋  
○王子摯，齊王之子，名摯。○士，周初，士指低級貴族帶兵作射手者而言，如今之尉官士官。其後，士有從事工商者。孔子時，士有讀書者，士始成讀書人的通名；但仍文武合一。孟子時，士已成為社會裡的特殊階層，上等者內聖外王，次等者縱橫遊俠，下等者雞鳴狗盜，皆以干祿爲生。○尚志，尚，崇尚；志，志氣。此謂上等之士，高尚其志。○仁義，仁，愛，愛道，愛人，愛親，愛族，愛國，愛長上，愛名節；義，合理之事。○而已矣，而已，卽耳字，如今之「罷」；矣，如今之「了」。

」而已矣，如今說「罷了」。居，住宅。惡在，惡，音烏，何；在，存在。惡在，何在。大人，偉大人物，卽大丈夫。孟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這正是周初的士德。文天祥衣帶銘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。惟其義盡，是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」卽尚志之謂。今之文士武士應有此抱負。

二  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因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！我四十不動心也……」
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

曰：「有！……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也。」

（曰……）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

曰：「難言也。——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。以『直』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——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——是集義所生者；非義製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……必有事焉而勿忘；勿助長也。無若

宋人然火：宋人有閼也其苗之不長而揠也之者，芒芒然驚，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長矣！』其子趨而往也視之，苗則槁也矣。——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捨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也……』

(公孫丑)

### 要領

註釋

○公孫丑，姓公孫，名丑，齊人，孟子弟子。齊國貴族，氏公孫，姓姜。此氏下姜尙一支，生於姜水，故姓姜，但仍氏公孫。○加，任。○齊，齊國。○道，內聖外王之道。○霸王，五霸的王。五霸指齊桓公、宋襄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楚莊王。霸王謂孟子高於五霸而爲之王。○不異，無異。○四十不動心，即孔子「四十不惑」(見論語)。孔子四十歲後，完成「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」的内心修養，不憂、不惑、不懼，即不動心。孟子四十歲後，完成「養氣」工夫，亦不動心。○道，修養方法。○善，很會。○養，修養。○浩然之氣，浩，音賀，大；然，尾音；氣，發自內心，見於外表的氣度、氣概、氣魄、氣節。卽文天祥「天地有正氣」的「正氣」。○難言，難講。○至大，極大。浩然之氣，塞天地，貫歷史，通人我，故謂之至大。○至剛，極剛。孟子謂

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爲大丈夫。即大人，正是形容至剛。<sup>(五)</sup>以「直」養而無害，以，用；「直」，孔子「人之生也直」的「直」，「直道而行」的「直」，「理直氣壯」的「直」；養，修養；無害，不要妨害。這六字爲孟子「養氣」學說的真正工夫。按、嬰兒初生到知識將開未開之間，所謂「赤子之心」，絕對不做任何違心屈伏的事，原本至直，至剛。孔子說：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即謂人性初生近於仁，嬰兒必愛嬰兒；習之既久始遠於仁，小孩也會打架。孟子說「人性善」，善中自然會有直道在內。這已被近代科學的兒童心理學所證實。當兒童知識漸開，才接受社會環境的刺激和束縛，做他心中所不願做的事，所謂「天真已鑿」。兒童愈大，所受刺激和束縛愈多，則他所做屈己從人的事也愈多。此後，如刺激和束縛係善的，則兒童亦進於善；如係惡的，則兒童亦進於惡。故孟子提出「以直養而無害」六字，謂依照人生本能的直性，加以修養，不要妨害原本的直性。修養方法，就是下文的「配義與道」即「集義」；妨害就是下文的「義鑿」即「助長」。<sup>(六)</sup>配義與道，配，配合；義，仁義；道，內聖外王之道。配義與道就是「以直養」。<sup>(七)</sup>無是，無，沒有；是，指「配義與道」。<sup>(八)</sup>餒，氣餒之餒，如

英雄氣短」的樣子，即不剛，不大。○五集義，集，集合；義，仁義，合理。集義謂不斷地做合乎仁義，合乎道理的事，這是用「外打入」的方法以達成「內引出」。孟子以爲義在心內，故孟子要求的是「內引出」。○三生者，生，生長；者，指「浩然之氣」。謂「浩然之氣」由「集義」中生長出來。人愈幹好事，便愈永久幹好事。○四義襲，義，合理的事；襲，偷襲的襲。義襲即襲義，謂假裝着做合理的事。假裝着做合理的事的人，其心自知歉愧，便無至大至剛之感。○五行有不慊於心，行，行為；慊，音却，滿足。人如假仁假義裝着做合理的事，自己天良（心）上絕對自愧，這即所謂行有不慊於心。故下文謂「則餒矣」，謂不至大，不至剛。○六以上從「其爲氣也」到「則餒矣」一段，說明：一、什麼叫做「浩然之氣」？即是「至大至剛」，「塞於天地」的人生本能的正直的氣度、氣概、氣魄、氣節。也就是「赤子之心」。二、怎樣善養「浩然之氣」？即是「以直養而無害」這人生本能的正直的氣度、氣概、氣魄、氣節。所謂「直養」就是「配義與道」，也就是「集義」；所謂「無害」就是不「義襲而取」——假仁假義裝着做合理的事，以求慊於心。三、養氣的結果是什麼？即「至大」，「至剛」，「不餒」，也就是

「不動心」。如此，這「至大」「至剛」的「浩然之氣」便充「塞於天地之間」，「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（古人）合其吉凶」（易），卽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」（離婁），也卽「復歸於嬰兒」（老子）。○必有事焉而勿忘，必，必須；有事，指「直養」——「集義」；勿忘，不要忘記「直養」——「集義」的事。宋以前孟子書有「石經」等本。「必有事焉而勿忘」一句，均誤刊爲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」；至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始謂「正心」二字爲「忘」字之誤，全句應作「必有事焉而勿忘」，刪去「正心勿」三字，極確。○勿助長，指「義襲而取」。○無若宋人然，無，不要；若，像；宋人，宋國的某人；然，樣子。○閔，音敏，古憫字，憐惜。○揠，音挖，拔。○芒芒然歸，胡里胡塗地回了家。○趨而往，跑步走。○槁，音搞，枯槁。○此兩句謂「忘」。○此兩句謂「助長」。○民國十一年先師武子彪（炳章）先生云：「『養氣』學說，爲孟子所創，也是孟學的特點。孔子有時還內剛外柔；孟子却內外皆剛」。囑我「看孟子巖巖氣象」并爲講解原文要旨。十五年，寫「孟子養氣學說的研究」，全用師說。三十幾年以後，再爲此章作註，深愧有負師訓！但，根據長期觀

察，深信孟子此說，可作為今後一切人士存心行事的準則，尤足作為軍人修養的基準。假使程潛、李濟深、陳明仁、鄭洞國……之流懂得「配義與道」何致「靠攏」、「投降」？假使過去軍人懂得「配義與道」，何致假仁假義、「搜搜」、「擾民」？假使今後軍人全能「養氣」，定能効忠主義、領袖、國家，戰必勝，俘必死，不「搜搜」，不「擾民」。

## 三

孟子曰：「魚，我所欲<sup>一</sup>也；熊掌<sup>一</sup>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<sup>二</sup>魚而取熊掌者也。——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<sup>四</sup>者也。」

「生，亦我所欲；所欲有甚於生<sup>五</sup>者，故不爲苟得<sup>六</sup>也。死，亦我所惡<sup>七</sup>；所惡有甚於死<sup>八</sup>者，故患<sup>九</sup>有所不辟<sup>十</sup>也。」

「如使<sup>十一</sup>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（者），則凡可以得生者<sup>十二</sup>，何不用<sup>十三</sup>也？使人之所惡，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<sup>十四</sup>，何不爲也？」

「由是<sup>十五</sup>則生而有不用也；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非獨賢者有是心<sup>十六</sup>也，人皆有之；賢者能勿喪耳。」

「一箪<sup>十七</sup>食，一豆<sup>十八</sup>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呼爾<sup>十九</sup>而與<sup>二十</sup>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，

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——萬鐘，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！萬鐘於我何加焉？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宮室之美，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，爲之；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，而爲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謂失其本心！」（告子）

### 要領 知耻。

○欲，願意。○熊掌，熊的手掌，味最美。○舍，古捨字。○取義，成仁。文天祥「孟曰取義」，出典於此。○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指義。○苟得，苟且以得之。不爲苟得，謂須合理以得之。○惡，音物，羞惡，討厭。○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指不義。○患，患難。○辟，古避字。○使，指教育、人事、俸祿、領導。此「使」字極重要，與下文「由是」的「是」字相呼應。如果教育、訓練、人事、俸祿、領導，都投合「人們可以得生」「可以避患」的不義之心，則出了大門，便幹「可以得生」「可以避患」的事。○凡可以得生者，指奔走、鑽營、貪汚、搶掠之類。○用做也。○凡可以辟患者，指叛國投降，靠攏「一面倒」等事。○是字極重要，謂「舍生取義」的哲學修養，並接受良好教育、人事、俸祿、領導，將上文所說生與死，義與不義的決擇，弄得分明。○是心，指「羞

惡之心」。○筭，音單，竹器。○豆，碗。○嘵爾，嘵，音賀，吆嚇的  
嚇；爾，尾音。○與，給。○蹴爾，蹴，音就，古踢字；爾，尾音。○  
乞人，行乞的人。○屑，音寫，看。○萬鐘，鐘，古斗名；萬鐘，萬斗  
○。○萬鐘於我何加，謂在我看，萬鐘並不優於一簞一豆，禮與我則受之如  
一簞一豆；嘵爾蹴爾與我，則不屑受。○所識窮乏者得我，得，德字之  
誤。謂受此萬鐘，分給窮親貧友，使之感我之德。○鄉，古昔字，向字  
，昔日，向來。○已乎，算了罷。○此之謂失其本心，本心，「羞惡之  
心」。謂筭食豆羹嘵爾與之而不受，是未失本來的「羞惡之心」；萬鐘，蹴  
爾與之而受，是失去本來的「羞惡之心」。孟子這節遺教第一二段，是  
一篇人生哲學，對軍人說，這是一篇軍人人生哲學，主要為解決生死問  
題。孟子講仁義，以為仁義隨生命以俱來，故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  
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「非由外鑠我也；我固有之也。」（告子）  
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。」（公孫丑）又說：  
「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。」（告子）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  
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」（公孫丑）本節便用「羞惡之心」作生死的  
標準。當生死關頭，要用固有的「羞惡之心」，作切實衡量：如生而不

羞不耻，卽不必死；如生而可羞可耻，卽不必生。換言之，生合於義，則生；死合於義則死，就是「舍生取義」。天下斷乎沒有「二者得兼」的事，軍人當搏敵尤其被俘之時，只有兩字，非生卽死。應該當下決定：生而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人民，對得起長官，對得起同伍，對得起父兄，對得起子女，對得起歷史，心中無所羞亦無所耻，則生可也；若覺得偷生苟活一切對不起，心中自羞自恥，則死可也！「舍生取義」可也！「羞惡之心」爲生死尺度，如灌頂醍醐，也如當頭一棒，人禽之界，判於傾刻，所以說孟子此兩段爲軍人人生哲學。其次要知第三、四段，也是教育典範、人事典範、俸祿典範、領導典範。辦教育者，是否辦了「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者；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死者」的教育？主人事者，是否辦了「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者；使人之所惡，莫甚於死者」的人事？俸祿、領導，亦可推知。果如是，則受這教育和在這人事、俸祿、領導下的人「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凡可以避患者，何不爲也？」所以孟子此三、四段實可列入國策統馭兩章中。更次要知第五段是供應問題的要領。若使一軍官每月親負數十斤米，一斤油，一斤鹽，一斤豬肉，兩條臭魚，而與「與」者爭斤論兩，一之已甚，再之，不必望其「舍生取義」。

## 四

子思①居於衛②，有齊③寇④。或曰：「寇至！盍⑤去因諸⑥？」子思曰：「如⑦去，君⑧誰與守⑨？」（離婁）

要領  
負責。

註釋  
○子思，孔子之孫，孟子之師，名伋。○衛，國名。○齊，國名。○寇，發兵滅國的敵人，如日寇、俄寇。○盍，音何，何不。○去，逃走。○諸，之乎兩字拼讀。○君，衛君。○「伋去，君誰與守」六字，二千載以後，令人讀起便想見子思的音容！子思，俗儒所謂文士呀。按：守必用兵，如子思不是文武双全的士，能指揮大軍嗎？守必用謀，如子思不是文武双全的士，能出謀劃策嗎？守或肉搏，如子思不是文武双全的士，能戰鬪嗎？守或背進，如子思不是文武双全的士，能行軍嗎？守或戰死或被俘，如子思不是「殺身成仁」「舍生取義」的士，敢說「伋去，君誰與守」嗎？由此可知，孔子、子思、孟子當年都是文武合一的士，所教者也是文武全材的士，不是宋朝以後胸無半策手不搏雞的所謂文士。我嘗慨嘆：自「四書集註」出，八百年來，孔孟所傳文武合一的士道，便完全絕種！寇至國亡，無勇無謀，一死了之的士，已屬上士；不事異

姓，偷生草野的士，已屬中士；有乳卽娘，聒顏事仇的士，則滿坑滿谷了。求如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顧炎武……帥兵勤王，上馬殺賊，下馬作檄，終於成仁取義的士，必爲不讀「四書集註」的人！

## 第五章 統馭

孟子曰：「以佚道<sub>一</sub>使<sub>二</sub>民<sub>三</sub>，雖勞不怨。以生道<sub>四</sub>殺民，雖死不怨殺者<sub>五</sub>。」（盡心）

要領 殺人之道：「以生道殺」之。

註釋 ①佚道，佚，音夷，古逸字，安逸；道，道理，辦法。②使，使用。③民，人民含士兵。④生道，生活之道，生命之道，革命之道。⑤本黨被殺七十二士於黃花崗，此七十二士怨乎？不怨也！「求仁得仁又何怨？」爲革命而死又何怨？這是最高的統馭學！道見次節第二句。

二

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「君<sub>一</sub>之視<sub>二</sub>臣<sub>三</sub>如手足；則臣視君如腹心。君之視臣如犬馬；則臣視君如國人<sub>四</sub>。君之視臣如土芥<sub>五</sub>；則臣視君如寇讐<sub>六</sub>。」（離婁）

要領 統馭之道：「視臣如手足」。

註釋 ◎君，統馭者。◎視，對待，心的對待，物的對待。◎臣，部下。◎國人，路人，漠不相關的人。◎土芥，土，糞土；芥，草。◎寇讎，寇，強盜；讎，古仇字，仇人。

三

孟子曰：「無罪<sub>一</sub>而殺士<sub>二</sub>，則大夫<sub>三</sub>可以去；無罪而戮<sub>四</sub>民<sub>五</sub>，則士可以徙<sub>六</sub>。」

(離婁)

要領 衆叛親離的道理。

註釋 ◎無罪，謂非其罪而君殺之。◎士，尉官士官。◎大夫，將官，校官。

◎<sub>四</sub>戮，音祿，與劉（殺）是一字。◎<sub>五</sub>民，兵含人民。◎<sub>六</sub>徙，音洗，走潰。◦拙註「孔孟治兵語錄」，章與章節與節必須融會貫通以讀之，不可斷章取義。這三節有關統馭的遺教，也必須融會貫通以讀，才能體認其中的道理。第一節講「以生道殺民」，第二節講「君之視臣如手足」，就是「生道」的一種具體表現。第二節講「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」，第三節講「君無罪殺士，則大夫可以去；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」，這也只是「臣視君如寇讎」的消極表示——譁潰；若積極表示，

便是革命了。各級帶兵官如能「以佚道使」官兵，以「生道殺」官兵，「視臣如手足」而不「無罪」殺士兵，便可以得其「腹心」，無「怨」無叛了。

## 第六章 戰 史

沈同○以其私○問曰：「燕○可伐與○？」

孟子曰：「可！」——子噲○不得與人燕；子之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，而子悅之，不告於王，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○；夫士也，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，則可乎？——何以異於是？○」（公孫丑）

要領  
反對篡亂。

註釋  
○沈同，齊國的大夫，相當於將官，主持軍國大事者。○私，私人立場。  
○燕，北燕，在今河北、遼寧、北韓一帶。○與，古歎字，疑問之詞。  
○子噲，燕王；子之，燕相，迫子噲讓位。就周制說，此為篡位，故孟子以為不合法。○祿，餉；爵，階級。○周制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，即諸侯內亂，天子征之，故孟子以為可伐。

齊人○伐燕。或問曰：「勸齊伐燕，有諸○？」

曰：「未也！」——沈同問：「燕可伐與？」吾應之曰：「可！」彼然○，而伐之也。○彼如曰：「孰○可以伐之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爲天吏○則可以伐之。」今有殺人者，或問之曰：「人可殺與？」則將應之曰「可！」彼如曰：「孰可以殺之？」則將應之曰：「爲士師○則可以殺之。」今以燕伐燕○，何爲勸之哉？」（公孫丑）

要領

有道之君可以蕩平鄰國之亂；無道之君則不可。

註釋

○齊宣王所派之軍。時爲周赦王元年。○諸，「之乎」二字拼音讀。○然，以爲可以。○孰，古誰字。○天吏，天子的官吏。但孟子所謂天吏，指行仁政而無敵於天下之君而言，見本書「總動員」。○士師，軍法官。○言齊之無道與燕無異，如以燕伐燕。

三

齊人伐燕，勝之○。宣王問曰：「或謂寡人○勿取○，或謂寡人取之。以萬乘○之國伐萬乘之國，五旬○而舉之，人力不至於此。不取，必有天殃○。取之，何如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燕民悅○，則取之。——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。——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○是也。」

「以萬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<sup>①</sup>，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——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<sup>②</sup>而已矣！」（梁惠王）

要領 作戰的先決條件：敵國人民的內應。

註釋

○史記：「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，而國大亂；齊因伐之。士卒不戰，城門不閉，遂大勝燕。」○寡人，無德之人，諸侯自謙之詞。○取，滅其國。○萬乘，兵車萬輛，大國之謂。○旬，十日。○殃，災。○悅，願。孟子一貫主張滅人之國，須取得其國人民的同意即內應，見本書「總動員」。○武王伐紂，紂兵內應，自願歸順。○文王，武王之父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不能伐紂，因商人不願。○簞，竹筐；壺，水壺。此言歡迎。○運，走。此言另行歡迎他國。

四

齊人伐燕，取之；諸侯<sup>③</sup>將謀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，湯<sup>④</sup>是也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」

○書<sup>⑤</sup>曰：「湯一征，自葛<sup>⑥</sup>始，天下信<sup>⑦</sup>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<sup>⑧</sup>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<sup>⑨</sup>怨，曰：奚<sup>⑩</sup>爲後我？」——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歸市者不止，耕者不

變<sup>④</sup>。誅其君而弔其民，若時雨降，民大悅。書曰：『徯<sup>⑤</sup>我后<sup>⑥</sup>，後來其蘇<sup>⑦</sup>！』

「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爲將拯<sup>⑧</sup>己於水火之中也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<sup>⑨</sup>——若殺其父兄，係累<sup>⑩</sup>其子弟，毀其宗廟<sup>⑪</sup>，遷其重器<sup>⑫</sup>；如之何其可也！」

「天下固<sup>⑬</sup>畏齊之彊也<sup>⑭</sup>，今又倍<sup>⑮</sup>地，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——王速出令：反其旄倪<sup>⑯</sup>；止其重器；謀於燕衆<sup>⑰</sup>，置君<sup>⑱</sup>而後去之，則猶可及止也<sup>⑲</sup>！」（梁惠王）

### 要領 心理作戰的戰術。

註釋  
○諸，古衆字；侯，古后字。諸侯，衆國之君。○待，對待，對付。○

湯，商湯王。初興時，國土僅七十里；後滅夏桀王，統一天下。○書，尚書，今在十三經中。此下引文見其中「仲虺之誥」，但文字稍異。○萬，國名。○信，信賴湯王弔民伐罪。○見「心理作戰」三節註六。○見「心理作戰」三節註五。○奚，古何字。○兩句描寫軍不擾民的情況。○徯，古候字，等候。○后，古君字，即唐朝「天可汗」及元朝成吉思汗之「汗」。○蘇，復活。○拯，救。○係累，係，古繫字；累，尾音。係累，掠擄。○宗廟，祖宗祠堂。廟，古兆字，兩字均音昭。○重器，國有的銅器，如九鼎之類。○固，故是一字，舊日。○彊，強是一

字。倍，加倍。齊滅燕後，括地加倍。旄，音毛，古髦字，老人；  
倪，音尼，古兒字，小孩。此指齊所掠擄的燕民。召開群衆大會。猶，  
置，立；君，新君。周朝制度，天子廢立某國諸侯之後，由天子代表召  
集其國內官民，開會，詢應新立某人爲君。這是極民主的方式。猶，  
還；及，趕得上；止，停止諸侯出兵。

## 五

燕人畔○。王曰：「吾甚慙○於孟子！」

陳賈○曰：「王無患○焉！王自以爲與周公○孰○仁且智？」

王曰：「惡○！是何言也？」

曰：「周公使管叔監殷；管叔以殷畔○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不  
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盡也，而況於王乎？賈請見○而解之！」

見孟子，問曰：「周公何人也？」

曰：「古聖人也！」

曰：「使管叔監殷；管叔以殷畔，有諸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曰：「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？」

曰：「不知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」

曰：「周公弟也，管叔兄也，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過則改之；今之君子，過則順⊕之。古之君子，其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見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豈徒順之，又從爲之辭⊖！」（公孫丑）

要領 指斥齊國君臣掩飾政略戰略的錯誤。

註釋

○畔，古叛字。齊軍入燕，子噲死，殺子之，滅燕。二年後，燕人立太子平爲王而反齊。○慙，古慚字。孟子計劃正確，宣王不用，故自慚愧。○陳賈，齊國的校官。○患，憂。○周公，名旦，文王子，武王兄，周初大政治家大軍事家。○孰，古誰字。○惡，音唔，申斥人的聲音。○周滅商紂，封紂子武庚（名祿父）於邶，承商祀；派管叔鮮監視他。管叔反周公，聯武庚而叛。○請見，要求見孟子。○順，古遂字，文過飾非，○辭，製造理由。